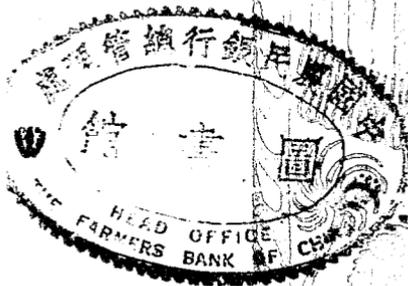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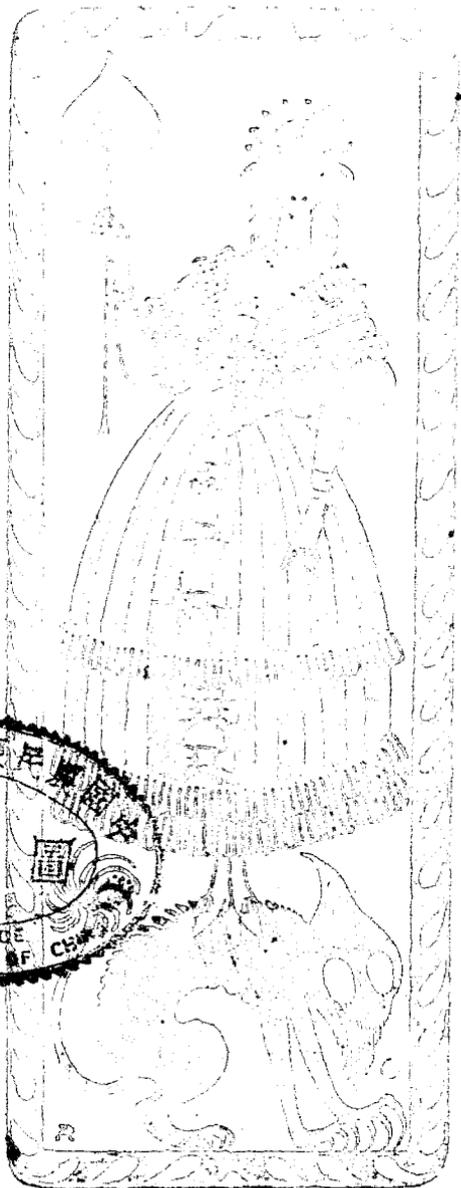




儀形的皇后



普式成作  
五十五號



普式庚像

MG  
25/2.14  
7/2

1



目次

波希米人	黎烈文譯
鐘形的皇后	孟十遺譯
棺材商人	世彌譯
驛長	陳占元譯
射擊	孟十遺譯
秋天及其他	孫用譯
漁夫與魚的故事	克夫譯

附錄

普式庚之死	孫用譯
後記	

## 波希米人

一羣嘈雜的波希米人到卑沙納比(Biggsale)去流浪；這天在河岸上豎着他們破裂的帳篷。像獨立一般可愛的是他們的夜晚；人們在美麗的星空下是睡得怎樣酣暢呀！在那些車輪中間，騾塊後面，我們可以看到熊熊的火光。那些流浪人在火旁預備晚餐。馬匹在草地上隨意地嚼吃着。一隻熟馴了的熊在一座帳篷旁邊找着牠的宿處。一切都在荒野中活動着；他們明天見亮便得動身，每人都在快活地從事準備。女人們歌唱着，孩子們們叫喊着，鐵椎的聲音響徹了原野。但一會兒，睡眠的沉默便舒展在遼流浪之羣上面，現在祇有犬的嗥鳴和馬的嘶叫來擾亂草原的寧靜。一切都休息了，他們的火已熄滅，祇有月亮輝耀在遙遠的天空，向那些睡着的流浪人身上傾瀉它的光明。



在一座孤寂的曠地裏，一個老頭子還沒有睡。他坐在幾塊燒殘的煤炭前面，一面掬取着快要消去的暖熱，一面瞧着那被夜霧籠罩着的平原。他的女兒到那荒蕪的原野亂跑去了。無掛無礙的孩子，她祇知道任性胡鬧。她會回來的……可是現在夜色已深，月亮一會兒便會消失在天末的浮雲後面。滅慧納還不同來，而老頭子的貧薄的晚餐因為等她已經等冷了。

但她來了。在她身後，在那草原上，跟來了一個年輕男子；他是那波希米人從沒見過的：

「父親，」那少女說，「我帶來了一個客人。我在那墳墓後面，在那荒僻地方遇見了他，我把他帶到這裏來過夜。他想變成像我們一樣的波希米人。他犯了法，被人緝捕着，但他可以在我身上得着一個良好的伴侶。他名叫亞勃科；他會到處跟隨着我的。」

老頭子：「好的；留在我們的帳篷裏過夜罷，祇要你願意，再住下去也可

以。藏身的地方和麵包，我們可以大家分用的。就加入我們一夥罷。你會習慣於我們的風習，我們的飄流的生活，我們的艱苦，我們的自由。明天黎明，同一部車子會把我們三個人一同載走。選定一樣職業罷；打鐵或是牽着熊澄村歌唱。」

亞勒利：「我會留着和你們一塊的。」

威慧納：「他是我的，誰能把他從我手裏搶去呢？可是時候不早了。嬌嫩的月亮已經消失不見了，濃霧蓋住了原野，我的兩眼禁不住要自己合上來了。」

天亮了。老頭兒繞着一個靜寂的帳篷慢慢地踱着：

「一起來罷，威慧納，太陽已經出來了！醒來罷，客人，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孩子們，離去懶惰的床罷。」

那些流浪人立刻大聲地敲佈開來，幾家收拾帳篷，車子都預備好動身了。一陣陣的掙扎動起來。現在車子已經由荒涼的平原出發了。許多驢子載着一些放在驢子裏培養的孩子開步前進。後面跟隨着丈夫，兄弟，婦人，女兒，小的和老

的。过多的叫聲！好大的響動啊！在那皮鞭唱着的波希米的歌聲裏，混着那焦躁地噓着綠條的憤怒嘯。那些種紅綠條的襪襪是怎樣混雜耀眼啊！犬兒對着轟轟響着的風箏喧嚷，同時車輪稱在磚礫上發出軌音。雜沓，卑賤，粗野！但這一切却那樣充滿着生命和動作！溢罷，我們那像死一般的，沒有活力的柔懦的性格！滾罷，我們那像奴隸的歌曲！——冷漠的頹唐的精神！

青年男子以一種沒有勇氣的眼光向荒涼的平原看了一下。他不敢把那悲戚的原因向他自己告白。然而，感慧網，那有兩顆黑色眸子的美人，在他身邊。現在，他是自由着的，並且世界展開在他的眼前。燦爛的太陽像已臨到正午似的在他的頭上輝煌的照着。爲什麼那青年的心會在他的胸中微慄起來呢？什麼祕密的憂煩在使他苦惱着呢？

上帝的小鳥是既不知道憂愁也不知道工作的。牠爲什麼要費盡氣力來編造

一隻堅固而且持久的眠床呢。夜是悠長的，但一根細小的樹枝就夠牠安睡。太陽壯麗地湧出來，小鳥聽到上帝的聲音，便搖着牠的羽毛，唱着牠的歌曲。

「當萬物繁榮的春天逝去後，夏天便挾着炎熱蒞臨；隨後便來了那帶到了霧和冷的秋天。可憐的人類啊，悲戚的人類啊！小鳥便飛向那些遙遠的國土，溫暖的地帶，碧海的彼岸，直到春天才回。」

那沒有定居的逐客，他像無憂無慮的小鳥一樣。他絕沒有固定的住處，也沒有什麼慣習。在他，一切都是路，他隨處可以得到一個過夜的藏身處。黎明使他醒來，他一天的光陰全聽上帝支配，生活的工作不會擾亂他心裏那種漠然的寧靜。有時光榮的幻惑好像一顆遙遠的星子一樣在他眼前閃爍；有時他也回憶起奢華與逸樂。雷聲常在他那和人世相隔的頭上隆隆響着，但他在暴風雨底下，猶如在清朗的天空底下一樣可以陶然入睡。亞勒科是這樣生活着，忘記了盲目的命運的戲弄。從前，偉大的上帝中多少熱情玩弄着這溫和的靈魂；它們是怎樣在這悲

悶的心中沸騰着！但它們多時以來便把他拋棄了……是永遠把他拋棄了嗎？有天它們還會憶起他來嗎？——讓他等着罷！

威慧納：「朋友，告訴我，你不惋惜你所永遠離去的東西嗎？」

亞勒科：「我離去了什麼呢？」

威慧納：「你知道……一個家族，那些城市……」

亞勒科：「我，惋惜！如果你知道，如果你能想像到這些使人窒息的都市裏的奴隸的境遇啊！在那裏，人們是被包圍着，堆積着，從來不能呼吸早晨的新鮮空氣，也不能聞着牧場的春天的芳香。他們以為愛是可恥的。愛的念頭……他們把愛的念頭趕得遠遠的。他們把自己的自由作為商品。他們匍匐在偶像的脚下，向偶像乞求金錢和領練。我離去了什麼呢？無恥的背叛，沒法挽救的偏見，羣衆的沒有理性的怨恨，或是那種崇高而又堂皇的恥辱。」

威慧納：「但在那裏可以看到巍峨的宮殿，五光十色的氈毯，種種遊戲，種

種熱鬧的聚會……還有女人的衣裳，那些衣裳是怎樣富麗啊！」

亞勒科：「城市的快樂，空虛的聲響啊；那兒沒有愛，毫沒有真的快樂。那兒的女人們……啊！你是怎樣地勝過她們！你既用不着她們那種豪華的裝飾，也用不着她們的珍珠和她們的項圈。你不會欺負我，我的朋友……永遠不會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和你共享着愛情、和平、和自願的流淚。」

老頭子：「你愛我們，你，雖是生在富貴人家；可是那曾經享受過奢侈的樂趣的人是不容易習慣於自由的。我們裏面流傳着一個故事。有一天，在這地方，跑來了一個被國王放逐出來的南方人。以前，我知道他那奇怪的名字，但現在忘記了。他年紀雖然老了，但還有着熱誠向善的青年的心。他對歌曲一道有着天賦的才能。他的喉音像水聲一般清脆。大家都喜愛他。他住在多瑙河邊，他對於誰都沒有害處，他以一些故事使得老少歡欣。他什麼都不理會，他像小孩子一般靦腆、懦弱，必須一些陌生人把獵獲物或在他們的網裏拿出一些魚來送給他，他才

個生活，而當那湍急的河流結上冰的時候，當刮着凜冽的朔風的時候，他們還用暖烘烘的羊毛給這純潔的老人備下一隻溫暖的眠床。可是，他，他是永遠不能習慣於這種艱苦的生活的。他現得蒼白，消瘦。他說一位神祇因為他的某個過錯還在繼續對他發怒。他始終期待着，而神的解救却不到來。他徬徨在多瑙河岸，不斷地發出悲歎，他回憶起他的遙遠的祖國，他便流下傷心的眼淚。末了，當他臨危的時候，他還叫人把他的骨頭送回南方，他以為雖是死了，他的骨頭也不能在流放的地方得着安息的。」

亞勒科：「這就是你的孩子們的命運嗎，啊，羅馬！啊，世界的君主！愛情的歌人，神祇的歌人啊，請告訴我什麼是光榮？一個從墳墓裏發出來的回聲；一個讚美的叫喊，一種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流言，或是那在一座烟燻的茅屋裏，由一個粗野的波希米人述說的故事呢？」

兩年過去了，他老是做着快樂的飄泊的浪人；他到處都像不久以前一樣得着平和與款待。亞勒科擺脫了文明的鎖鍊；像他的主人們一樣自由，沒有憂慮，沒有惋惜，他安住在他們的帳篷裏。他沒有改變；他的朋友們也都一樣。他忘記了以前的生活，採用了波希米人的風習。他像他們一樣，喜歡住在帳篷裏面；他欣賞着他們那種終日閑惰的妙味；他連他們那語彙貧乏、發音響朗的語言都愛了。從樹林的巢穴裏逃出來的熊，成了他那帳篷裏穿着最暖的客人。在村莊中，在那穿過草原通到莫爾達威 (Mo'davie) 官都去的路上，熊在一羣謹慎的人中笨重地跳舞着。牠怒鳴，焦躁地嚼着牠的棘子。老頭子倚在他的旅行拐棒上，懶洋洋地用鼓給牠打着拍子。亞勒科一面唱着歌，一面指揮着誰。威瑟納在村民前面巡行，收集他們自願拿出的布施。黑夜到來了；三個人便一齊羨着他們自己不會動手收割的穀物。老頭子睡了，火熄了；一切都休息了；在他們的帳篷裏，全都安靜。

老頭子在春天的太陽底下焚着他那已經麻木的骨頭；他的女兒在一隻搖籃旁邊唱着一首情歌；亞勒科聽着那歌臉孔便現得蒼白起來。

威慧納：「年老的嫉妬漢，兇惡的嫉妬漢，殺了我罷，燒了我罷；我是不屈不撓的，我既不怕刀，也不怕火。我恨你，我瞧不起你，我愛着另一個人；我死都愛他。」

亞勒科：「算了罷。這首歌我聽着頭痛。我不喜歡這種粗野的歌曲。」

威慧納：「這不合你的口味嗎？有什麼相干呢！我是唱給我自己聽的。」

（她唱道：）

「殺了我罷，燒了我罷，我什麼都不會說；年老的嫉妬漢，兇惡的嫉妬漢，你不會知道他的名字的。」

我啊。

「他比春天還新鮮，比夏天還熱烈；他是怎樣年青而又勇敢啊！他是怎樣愛

我啊。」

白髮啊！」

亞勒科：「住嘴罷，威慧納！我聽夠了。」

威慧納：「啊！你以為這歌是指着你說的嗎？」

亞勒科：「威慧納！」

威慧納：「你如果要生氣儘管生氣好了……不錯，這歌我是唱給你聽的。」

（她重複唱着那歌跑出來了。）

老頭子：「對啦，我記得這事來了。這歌是人家在我那時代做的；大家都覺得這歌有趣，大家都唱着這歌使人發笑。一個冬天的夜晚，當我們野宿在卡路兒

(Kagoul) 草原上的時候，我那可憐的瑪約拉一面唱着這歌，一面在火旁搖着她的女兒。過去了的年份，在我心裏是一時一刻地變得模糊起來。這首歌竟滑入我的記憶裏，再不出來了。」

一切都寂靜無聲。時候已經很晚。月亮在南方蔚藍的太空輝耀着，威慧納把老頭子叫醒。

「父親！亞勒科真怕人。噠噠。他在深沉的睡眠裏歎息着，嗚咽着。」

老頭子：「不要動他。不要弄出聲響。你曉得俄國人的話嗎？半晚時候，相熟的亡靈要來絞勒睡着的人的咽喉。黎明以前，它便會逃走的。你留在我的身旁罷。」

威慧納：「父親，他在說話，他喊着威慧納。」

老頭子：「他做夢都在找你。在他，你是比生命還要寶貴的。」

威慧納：「他的愛情使我難受，對我討厭他。我的心再想得着自由，並且已經說：『但，你不要響，聽啦，他說着另一個名字。』」

老頭子：「什麼名字？」

威慧納：「聽啦，怎樣痛苦的喘息啊！他磨着牙齒……他使我害怕。我去把窗子醒。」

老頭子：「你會白費氣力的。不要去驚擾夜裏的亡靈罷。它自己會走的。」

威慧納：「他轉動着，他掙了起來，他喊着，我，看啦，他醒了。我到他那兒去。再會。你睡罷。」

亞勒科：「你到那裏去了？」

威慧納：「我在我父親身旁坐着。剛才一個亡靈纏擾着你。你的靈魂在夢中感受痛苦。你使得我害怕。你喘息着，你磨着牙齒，隨後你喊着我。」

亞勒科：「我夢見了你。我覺得我們兩人中間……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

威靈納：「這些夢都是虛幻的。不要相信它們罷。」

亞勒科：「啊！我什麼都不相信，既不相信夢，也不相信甜蜜的誓言，甚至也不相信你的心了。」

老頭子：「無知的少年啊，你爲什麼老是嘆氣呢？這裏人是自由的，天是清曠的，女人都誇炫着她們的美貌。不要哭罷。悲哀會把你毀壞的。」

亞勒科：「父親！她不愛我了！」

老頭子：「你想得寬點罷，朋友。這是一個孩子。你的憂鬱是沒有道理的。愛，在你是煩悶和痛苦。愛，在女人的心裏是一種遊戲。看啦：月亮在那蒼穹底下自由地徘徊着。它輪流地向萬物傾瀉着它的光明。它瞥見一團雲：它突然照亮它，使它輝耀起來，但現在它又照到另一團雲上去了，在那團雲上它也不會停留。」

類水時，誰能給它在天上指定一塊地方呢？誰能對它說：「留在那兒」呢？誰能對一顆少女的心說：「祇能有一度愛，永遠不能改變」呢？……你想得寬點了

「嗎？」

亞勒科：「她從前是怎樣愛我啊！當我們停留在草原中間時，她會怎樣溫柔地靠緊着我啊！那時晚上的時間是過得怎樣迅速啊！她像小孩子一般快樂，祇要她在我身邊說一句話，祇要她給我一個醉人的吻，她便把我的憂鬱逐走了。不貞心的威靈納啊！……她不再愛我了！……」

人：老頭子，「聽啦；我把我自己的一個故事講給你聽罷。好久以前，當莫斯科（特·Moscowite）還沒威震多瑙河的時候——你看，我提起一些古老的不快的事實，——那時我們聽着土耳其皇帝的名字便戰慄起來；一個土耳其總督（Pasha）從亞凱門（Akerman）的堡塔上臨陣制着布達克（Boudjak）。我那時年紀正輕，心裏充滿着快樂，而我頭上濃密的髮辮裏還沒有一莖白毛。在我們那些美麗的

孩兒裏面，有一個……她多時便成了我的希望的對象。末了，她成了我的人。  
 啊！我的青年像飛躍着的星子一般消逝着，但在你看來，那愛的時期是過得更快  
 的。瑪約拉就愛了我一年。

「有一次，我們在卡略爾河附近過着一羣不相識的流浪人。他們也是波希米  
 人。他們在山麓靠近我們的地方豎着帳篷。我們一同野宿了兩晚。他們第三晚動  
 了身。瑪約拉和他們一同走了……我安靜地睡着。天亮了；我醒過來了。她不在  
 我身邊了。我尋覓着，我叫喊着；但連蹤跡都沒有了。小威瑟納哭着；我呢，我  
 也哭着……」

「從這天起，世界上所有的女孩子對於我都不發生絲毫影響。我的眼光從沒  
 有在她們中間找尋過伴侶，我祇是獨個兒消受着我的孤寂的閒暇。」

「我亞羅科，你爲什麼不立刻跟着那賤貨的路跡把她追上呢？你爲什麼沒有把  
 你鮮及毒插進那孩子和那不貞的女人的胸膛呢？」

老頭子：「爲什麼？難道青春不比鳥雀更加不受拘束嗎？什麼力量能夠阻止愛情呢？能夠阻止那輪流地委身給每個人的快樂呢？過去的是不會再來的。」

亞勒科：「我的性情可不然。我不會輕易放棄我的權利的，至少我得嘗嘗報復的樂趣，不！我會在海岸上，在一個無底的深淵旁邊，尋着我那熟睡着的敵人，如果我不用腳把他踢下萬丈深壑，那我才該詛咒呢！他會措手不及地被我投在水中，當他醒時，我會拚命辱罵他，我會享樂着他的臨死的苦悶，他那跌落下去的聲音會長久地在我耳裏響着，這會成爲使我快樂，陶醉的回憶。」

一個波希米青年：「再給我一個接吻，單單一個！」

威慧納：「再會罷！我的丈夫是嫉妬而又兇惡的。」

波希米青年：「祇要一個接吻，但一個更長的，一個臨別的……」

威慧納：「一個臨別的？我恐怕他會回來……」

波希米青年：「告訴我，我們什麼時候再會到？」

威瑟納：「今晚；當月亮落下去的時候。在那邊，在那墳墓近邊。」

波希米青年：「說謊的東西；你不會來的。」

威瑟納：「快跑罷，朋友。我的丈夫來了！我今晚會來的。」

亞勒科睡着；一種不安的幻影纏擾着他。他叫喊着醒轉來了。這嫉妬漢把手臂伸開，但他那怕人的手祇抓着一條冰冷的被窩。他的伴侶已不在他的身邊。他戰抖着站了起來。一切都很不靜。他起着寒慄，他冷得發顫，他又像被火燒着一樣。他走出帳篷，面無人色的繞着一些車子尋找。什麼聲音都沒有；四野寂然。月光沉沒在霧裏，黑暗籠罩着大地。在戰慄的星光下，他在露水上找着一些足印。這些足印一直向墳墓那面蜿蜒着。他連忙循着這些不吉的足印跑去。現在那白色的墳墓聳立在小路的邊上了。一種兇惡的預感擾亂着他，他搖搖欲倒地走

着。他的嘴脣發抖，他的兩膝彎了起來；他向前走去，於是……難道這是一個夢嗎？那裏有兩個人影，就在他的近邊，並且他聽到那被污漬的墳上有人低聲說話。

第一個聲音：「是時候了。」

第二個聲音：「再睡一會兒。」

第三個聲音：「應該走了，朋友，分開來罷。」

第四個聲音：「不，不，要留到天明。」

第五個聲音：「時候在催促我們。」

第六個聲音：「怎樣靚靚的請人啊！再一刻勁未去！」

第七個聲音：「你會害我弄出事體來的！」

第八個聲音：「再一會兒。」

第九個聲音：「如果我丈夫醒來不看見我怎樣呢？……」

亞勒科：「他已經醒來了。你們往那裏跑？給我一齊留着罷。你們站定在那裏了嗎？對啦那裏，在這墳墓上。」

威瑟納：「朋友，逃罷，快逃罷！」

亞勒科：「不要動！你到那裏去，漂亮的情郎！看啦。」

威瑟納：「亞勒科！」

波希米青年：「我死了！」

威瑟納：「亞勒科！不要殺他！但你滿身是血！你幹下了什麼？」

亞勒科：「沒有什麼。這時你去呼吸他的愛情罷。」

威瑟納：「那好，我不怕你！我看不起你的威脅。殺人犯，我詛咒你。」

亞勒科（用刀砍她）：「那麼你也死罷！」

威瑟納：「我死都愛他。」

東方給最初出來的陽光照亮了。在那墳頭，亞勒科滿身是血，手裏握着刀，坐在墓石上。他的腳下伏着兩個死屍。那兇犯的面容可怕極了。一羣吃驚着的波希米人包圍着他。他們就在那墳頭，在他的腳前，掘了一個墓穴。婦人們一個一個地走上去吻着死者的眼睛。威瑟納的父親，那老頭子，一聲不響的呆呆的坐在那裏，兩眼睜着他那被殺的女兒。大家把死屍抬起，於是這一對青年男女被安埋在冰冷的土中。亞勒科遠遠地瞧着他們，當最後一撮土填上墓穴時，他一言不發的從石頭上滾下來倒在草地上。

於是老頭子說道：

「遠遠的離開我們罷，驕傲的人！我們是一些沒有王法的野人。我們裏面沒有劊子手，沒有刑罰；我們既不要罪人的血，也不要罪人的眼淚。可是我們不能和一個殺人犯一塊兒生活。你是自由的。你可一個人去生活。你的聲音會使我們害怕。我們是一些怯懦而又溫和的人；你呢，你殘酷而又勇敢。讓我們分開來

罷。別了；祝你平安！

於是所有的流浪人都喧擾地立起來，急忙離去那不吉的野宿處。一會兒，全都消失在草原的遠處了。祇有一部車子，覆着一塊破氈，留在平原的後方。

這正像當冬天快來的時候，我們在最初降落的霧氣前面，看到一羣獵了時候的，大聲吶着向南方飛去的野鷗一樣。其中的一隻被一顆兇惡的彈丸打中了，單獨留下來，在地上撲着牠那受傷的翅膀。

天黑了。在那被拋下來的車前，這晚沒有閃動一點火光。在車子的鐘錶下，沒有任何人睡到天明。

## 結 論

這樣，由於詩的方量，那些在快樂或煩悶中消磨了的時日的幻影，又在我模糊的記憶裏復活了。在這些地方，曾經多時，多時響着鞞鼓的聲音。那兒，俄國

人在斯湯遜 (Stamoud) 劃下了一條疆界，那兒，我們那雙頭的老鷹至今還可聽到牠過去的光榮。我就在那兒，在草原的中間，在一些崩毀的戰壕裏，遇着那些平和的、實愛自由的孩兒，那些波希米人的車子。

可是，連你們裏面，連你們這些可憐的自然的孩子裏面，也都沒有幸福存在，在你們那些破爛的帳篷底下，有些夢卽是刑罰。流浪的人們啊，連荒野都沒有地方能夠躲避痛苦和罪惡。隨處都是情慾，隨處都是殘酷的命運。

21

## 鐘形的皇后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們常是聚到一起；

這時候就賭錢——

願上帝饒恕他們！

賭的數目是從五十

到一百元；

到了：

那粉筆配下來

在壞天氣的日子

他倆就做這樣的事情。

有一次他們在近衛騎兵納魯冒夫那裏打紙牌。漫長的冬夜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到早晨五點鐘纔坐下去吃晚餐。幾個贏了錢的人，帶着極大的食慾吞嚼着；其餘的人們却失神地坐在空盤子前面。但等香檳酒一拿上來，談話就活潑了，所有的人也都參加進來了。

「你怎麼樣，蘇林？」主人問。

「輸了，同平常一樣。應該承認，我是背時的；我玩得很正經，什麼時候也不激怒。怎樣也不能使我錯亂，可總是輸！」

「你一次也沒有被誘惑過嗎？你一次也沒有下過注嗎？……你底剛強真使我

驚異。」

「你是問葛爾曼吧！」一個客人說，指着一個年青的工兵：「他生來不會在手里拿過牌，他生來更不會數過牌點，然而他陪伴我們坐到五點鐘，看着我們打牌。」

「我十分喜歡這種遊戲」，葛爾曼說：「但是我不能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

「葛爾曼是德國人，他是儉約的——就是這個原故！」托木斯基說。「如果  
有誰我還不能瞭解，那就是我底祖母，安娜·費多托夫娜伯爵夫人了。」

「怎麼？什麼？」客人們喊。

「我不明白，」托木斯基繼續說：「因為什麼我底祖母現在不打牌了。」  
「這有什麼奇怪呢」，納魯夫說：「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不打牌了？」

「那麼關於她你們一點也不知道嗎？」

「不知道！真的，一點都不知道！」

「哦，請聽着吧！應該知道，我底祖母，在六十年前，到巴黎去過，並且在那裏出了大風頭。人們都跑到她那裏去，想看一看 Venus Moscovite<sup>①</sup>，里涉里耶熱戀着她，祖母却不會動搖，他幾乎因為她底殘酷而自殺。在那個時候，婦女們都玩「法老」<sup>②</sup>。有一次她在宮裏賭輸了，欠了奧爾涼斯基公爵許多錢。祖母回到家裏，一邊從臉上解去面網，脫下用鯨魚骨撐開的裙子<sup>③</sup>，一邊把自己輸錢的事告訴了祖父，叫他償還。死去的祖父，我記得，從前是祖母底管事人。他怕她好像怕火，但是聽見了這樣驚人的輸賬，他忍耐不住了，他拿出了賬目，告訴她。在半年之內他們已經花了五十萬，不論在巴黎，在莫斯科，在沙拉透福斯克村他

①「莫斯科美人」。

②一種賭博用的骨牌名稱。

③十六七世紀貴族婦女穿的下部蓬大的裙子。

們都沒有資產了，絕對拒絕替她還錢。祖母打了他一個嘴巴就一個人躺下睡覺了。在第二天她吩咐人找丈夫來，想用家庭的法律壓服他，但是祖父仍舊強硬不屈。在平生她第一次同他發生爭吵和辯論；後來她想只好勸他，又謙遜地解釋說，債務和債務不同，公爵和馬車廐之間是有分別的。『什麼！』祖母反駁了，『不要那麼想！』祖母可不知應該怎麼辦了。有一個很有名的人物，同她是親密的朋友。你們總聽說過沈·熱耳民伯爵，和一些人談到他底許多奇異的事情吧。你們知道，他自命爲長生的猶太人，生命延壽丹和點金石底發明者，等等。有些人嘲笑他，好像嘲笑一個侏儒；卡札諾瓦在自己的日記裏說他是個間諜；但是沈·熱耳民，雖然來歷不明，却有一幅可敬的外表，在社交場中是一個很令人喜歡的人。到現在祖母還傾心地愛他，如果有人以輕蔑的態度講他，她就會生氣。祖母知道，沈·熱耳民能夠籌措很多的金錢。她決定求他幫助，於是寫信給他，請他

急速到她那裏來。老滑頭立刻來了，看見她正處於非常的痛苦中。她用極黑的顏色。對他描畫了丈夫底野蠻，最後，說，希望看在友誼面上，得到他底幫助。沈·熱耳民想了一下。『我可以替你償付這個數目，』他說：『不過我知道，當你沒有還清借我的錢的時候，你不會心安的，我不願看見你再受一種新的苦惱。有一個方法，你可以撈回來。』

「『但是，親愛的伯爵，』祖母答：『我告訴你，我們一文錢也沒有了。』」

「『這裏用不着錢』，沈·熱耳民說：『請你聽我講』。

「於他對她公開了這個秘訣。這個秘訣我們誰也買不起的呀……」

年青的賭徒們加倍了注意。托木斯基吸了幾口煙，舒展一回，接着說：

「在那天晚上祖母就到維爾沙<sup>①</sup>去了，Au Jeu de la Reine<sup>②</sup>。公爵與爾涼

① 用極不堪的話。

② 大約是宮庭或宮底名稱。③ 「打皇后牌」。

斯基作莊；祖母編造一個小小的謊，低聲向公爵說沒有把自己的欠款帶來，就坐在他對面賭起來了。她檢出三張紙牌，把它們一張挨一張放下；三張紙牌都贏了，祖母把輸的錢完全撈回來了。」

「機會呀！」一個客人說。

「故事呀！」葛爾曼說。

「也許，是假牌哩！」第三個說。

「我不那麼想，」托木斯基鄭重地答。

「怎麼！」納魯冒夫說：「你有一個祖母，她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牌，而你到此刻還沒有從她學到這種奧妙？」

「那有什麼法子呢！」托木斯基答。「她有四個兒子，我底父親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四個人都是失望的賭徒，她卻不會對一個人公開自己底秘訣，雖然這對於他們，以至對於我不算一件無益的事情。然而我底叔父伊凡·伊里奇伯爵，對我

千真萬確地說過。死去的恰卜黎斯基，這人，浪費過百萬金錢，後來死在貧窮裏，在年青時代有一次輸了大約三十萬——記得是輸給左李契。他絕望了。祖母，她一向對少年人底放浪是極厭惡的，但這一次她憐恤了恰卜黎斯基。她給他三張紙牌，教他一張挨一張放下，並且取得他底誓言，以後永遠不再賭博。恰卜黎斯基去到他底戰勝者那裏：他們又坐下賭起來了。恰卜黎斯基在第一張牌上放了五萬，贏了，又折到第二張，第三張，都贏了——撈回本錢之外還有餘剩

……

「可是，到睡覺的時候啦，六點鐘已經祇差一刻了。」

其實，已經天亮了，年青的人們喝乾了自己底杯子，就都散去了。

一一

「先生好像是很喜歡女僕們呢。」

「可不是嗎，太太？」

因為她們都是很漂亮的啊。」

——俗語——

老伯爵夫人×××坐在自己底梳妝室裏的大鏡子前面。三個女僕圍繞着她。一個拿着胭脂盒，另一個拿着髮針盒，第三個拿着一頂配着火紅色帶子的高帽。伯爵夫人在她底早已枯萎的美色上有一點可以講究的了，但她還保持着一切自己年青時代底習慣，嚴格地模倣着七十年前的形式，穿衣服也還是那麼認真，費的時間也還是那麼長久，和七十年前一樣。靠窗戶，在刺繡架後面，坐着一個姑娘，那是她底養女。

「您好，Grand' Maman」●。一個年青的軍官，走了進來，說：「Bonjour，

●「祖母」。舊俄國的貴族講究能說純正的法文。和自己人對話，也時常應送幾句，猶如現在

的高等華人非講英文不可。

Mademoiselle Lise Grand'Maman，我來求您一件事。」

「什麼事，Paul？」

「請允許把我底一個朋友介紹給您，在星期五的跳舞會上我帶他來見您。」  
「好，你一直帶他到跳舞會上，那時介紹給我吧。你昨天去過×××那裏嗎？」

「去過！有趣得很，他們跳舞到五點鐘纔停止。耶列茨卡雅真是漂亮呀！」

「可是？我底親愛的，她是怎樣的漂亮？也像她底祖母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一樣嗎？……實在，我想，達利亞·彼得洛甫娜伯爵夫人，她已經很老了  
了吧？」

「怎麼老了？」托本斯基心不在焉地答：「她死了七年啦。」

◎ 「你，還是姑娘，祖母。」

◎ 「保羅。」托本斯基小名。

姑娘抬起頭來，對年青人作了一個暗示。他想起了，他們對老伯爵夫人是隱瞞住她底同年女友底死亡的，趕緊咬住了自己底嘴唇。但是伯爵夫人却極其冷淡地聽了這對於她還是新的消息。

「死了嗎！」她說：「我可是不知道！我們一起受命女官的職位，當我們親見時，女皇……」

伯爵夫人把自己底逸事對孫子講過一百次了。

「噫，Нэнэ，」隨後她說：「現在扶我起來吧。李占卡，我底鼻烟壺在那裏？」

伯爵夫人同着自己底女僕，走到圍屏後面去化裝。托木斯基和姑娘留下了。

「您要介紹的人是誰？」李占卡塔·伊萬諾夫娜低聲地問。

「納魯魯夫，您知道他嗎？」

● 美女底全名是麗絲·李占卡塔·伊萬諾夫娜。李占卡是李占卡塔之愛稱。

「不，他是軍職的還是文職的？」

「軍職的。」

「工兵嗎？」

「不！騎兵。爲什麼您想他是一個工兵？」

姑娘笑了，一句話沒有回答。

「Pris!」伯爵夫人從圍屏後面叫：「給我找一本什麼新的小說，但請不要找那種現代的。」

「這是怎樣的小說，Grazd' Manan。」

「就是這樣的小說；裏面的英雄不要謀害父親和母親，裏面不要有淹死的屍體。我最害怕那淹死的人。」

「那類的小說現在沒有了。您不要一本俄國的嗎？」

「難道有俄國的小說嗎？……你拿來吧，天哪，你拿來吧！」

「再見，祖母，我就找來……再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爲什麼您想納魯魯夫是一個工兵。」

托木斯基從化裝室走出來了。

剩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個人了；她放下手工，望着窗外。很快地在大街對面，從一所四方形的房子後面出現一個年青的軍官。暈紅蓋滿了她底兩頰；她又拿起手工，低頭到描了花樣的布上。伯爵夫人在這時候走出來，完全穿整齊出來了。

「李占卡，」她說：「快騎上馬車，我們要出外遊玩去。」

李占卡從繩梯架後面站起來，收拾着自己的手工。

「你怎麼的，我底媽媽！是醒了嗎？」伯爵夫人喊。「快點去告訴套車。」  
「就去！」姑娘低聲答，跑到外屋去了。

僕人走進來，遞上一本由泊夫爾·亞力山大微奇侯爵那裏送來的書。

「好！謝謝，」伯爵夫人說：「李占卡，李占卡，你又跑到那裏去了？」

「穿衣服。」

「來得及呀，小媽媽。到這裏坐着。翻閱第一卷，大聲地念……」

姑娘拿起書，讀了幾行。

「再大聲些！」伯爵夫人說：「你怎麼了，我底媽媽；嗓子啞了嗎？……等

一等……把腳襪挪給我；近一些麼……」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又讀了兩頁。伯爵夫人打呵欠了……

「扔了這書」，她說：「都是蠢話！把它送還泊夫爾侯爵，叫謝一謝……馬

車怎麼樣了？……」

「馬車預備好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朝街上望了望。

「你怎麼還沒有穿好衣服？」伯爵夫人說：「常常都得等着你，小媽媽，這

真討厭啊！」

麗絲跑到自己底房裏。沒有兩分鐘，伯爵夫人開始用全部力量搖起鈴子。三個女僕從一道門跑進來。一個男僕從另一道門跑進來。

「你們沒有聽見我呼喚嗎？」伯爵夫人說：「告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我在等着她呢。」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穿着晨衣戴着帽子出來了。

「可完了，我底媽媽！」伯爵夫人說：「這是什麼裝束！這爲了什麼。……去誘惑誰嗎？……天氣怎樣？似乎，有風吧？」

「一點風沒有，夫人！天氣很清靜的！」男僕答。

「你說話總是沒有分寸！打開那風窗子！看吧：有風！好涼！卸了車吧！李占卡，我們不去了：不用穿衣服了。」

「這就是我底生活！」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心裏想。

「實際，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是一個頂可憐的人。但丁說過：別人底面包

是苦的，別人底簽下的台階是難登的。誰又能知道這顯貴的老太太底養女所受到的依賴生活的痛苦呢？××伯爵夫人，當然，並沒有壞心腸，但她有一種個性；她正像受了社會抬舉，在無情的利己主義裏浸染過來那樣的女人，也正像單愛自己底時代而異視現代的那樣衰老人物。她參加上級社會底一切無益的應酬；走進跳舞會裏，擦丁脂粉，穿着古式的衣服，坐在屋角裏，彷彿跳舞廳裏一件奇特而必需的裝飾品。來到這裏的客人，都走向她面前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好像執行法定的儀式，以後就誰都不看她一眼了。有時她在家裏邀請全城的名人，遵照着嚴格的禮法，但是她認不出任何人底面孔。她底許多的僕婢，都養得肥肥胖胖的，坐在她底前室裏和傭人房裏，要做什麼，就做什麼，互相搶着偷竊半死的老太太底東西。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是家裏的殉道者。她因為倒茶多費用一塊糖，就要受到譴責；她高聲地讀小說——凡是著者底錯誤，全是她底過失；她陪伴伯爵夫人出外遊逛——遇着天氣和道路不好，也是她底責任。她有指定的給養費，他們却

從來沒有付過；雖則這樣，他們可要求她穿像所有極少數女人纔能穿的那樣衣服。她在社會上屬於很可悲哀的環境，一切人都知道她，但誰也不注意她；在跳舞會上要到人家找不着 *Viv-A-Vive* 的時候，纔會臨到她跳舞；太太們到了應該走進化裝室去整理一下自己底裝束上的什麼的時候，也每次都將她拉到手裏。她是自愛的，明白地感到自己底地位，時時都周圍張望，帶着不能忍耐的神情等待着援助她的人；但是那些矜持於自己底輕浮的驕傲裏的青年們，沒有給她一些兒注意，雖然李占未塔·伊萬諾夫那比他們利索着的那些厚顏和無情的女子可愛得一百倍。有幾次，她離開那幽靜的，鬱悶和華麗的客廳，走進自己底寒儉的屋子裏哭起來，在這屋子裏擺着一架用花布繡製的圍屏，一隻箱子，一面小鏡子和一架漆色的床，在這屋子裏那油燭燈在銅廚台上燃燒着。

一次——事情發生在這篇小說開始所描寫的那個夜晚底兩天以後和我們剛才

停止在上面的那幕場景底一星期以前——一次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坐在底下刺繡架後面，偶然朝街上望一望，看見有個年青的工兵，不動地站着，兩眼注視着她底窗戶。她垂下頭，仍舊去做手工；過五分鐘又望望——年青的軍官還是立在那個地方。她沒有同那過路的軍官賣俏的意思，就不向街上再看，大約過了兩點鐘，沒有抬起頭來。開午飯了，她站起來，收拾着自己底刺繡架，偶然又朝街上望一下，又看見了那個軍官。這使她覺得很奇怪。午飯後她帶着有些不安的感覺走到窗戶旁邊，但是軍官已經不在了——她也就忘記他了……

過兩天，她同伯爵夫人出坐上馬車的時候，又看見了他。他緊靠大門口站着，把水獺皮的大衣領翻起遮着臉，他底黑黑的眼睛從帽子底下射出炯炯的光。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嚇了一跳，不知怎麼纔好，懷着驚疑的心情坐進了馬車。轉回家裏，她跑到窗戶旁邊一看——軍官還是站在那個老地方，兩隻眼睛叮叮地望着她；她睜開了，一種對於她完全是新的的好奇心和沸騰的感覺簸動了

她。

從這時起沒有間隔一天，到一定的時候，那年青的軍官就出現在他們底房子底窗戶下面。在他和她底中間成立了一種默契。她坐在自己底座位上做着手工，她覺得他到近前了——就抬起頭，看着他，並且看的時間一天比一天長了。那個年青的人，似乎，爲了這，很感激她：她底青春時代底銳利的眼光看得出，——當他們底視線相遇的時候，每一次，那緋紅多迅速地蓋上她底蒼白的兩頰。過一星期她對他微笑了……

當托木斯基請求伯爵夫人允許把自己底朋友介紹給她的時候，可憐的姑娘底心跳躍了。等到她知道了納魯冒夫不是一個工兵，而是一個騎兵，她後悔了，被這不謹慎的問話把自己底秘密洩露給輕佻的托木斯基了。

葛爾曼是一個俄羅斯化的德國人底兒子，他底父親遺留給他很少一點資產。彷彿葛爾曼因爲堅信有維持個人獨立的必要，所以不肯浪費一文錢，他祇依賴薪

俸生活着，不讓自己有一些放蕩。然而，他是聰敏和好名的人，同事們很不容易抓到嘲笑他底過度節儉<sup>①</sup>的機會。他有堅強的毅力和熱烈的幻想；但是恆心從青年時代底通常的荒唐裏救助了他。這，例如，他極喜歡打牌，却永遠不會伸手摸過牌，因為算計他底財產不答應他（他這樣說）「犧牲必需的金錢在那最意外的獲得底希望上面」，——可是他整夜坐在牌桌旁邊，帶着「歐司迭里」的神情注意着賭局裏的千奇百怪的變化。

關於三張紙牌的逸事有力地激動了他底幻想，一夜也沒有離開他底頭腦。

「怎樣呢，如果，」第二天晚間，他遊蕩在彼得堡底街上一面想，「怎樣呢，如果老伯爵夫人把自己底秘密告訴了我？或者指示給我那三張正確的紙牌？為什麼不試試自己底運命呢？……把自己介紹給她，引起她底寵愛；或者，做她的一個愛人；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而她已經八十七歲了；她也許過一星期，過

兩天就要死了！……那紙牌底邊事呢？……可以相信嗎？……不，預算，節儉和勤勉：就是衣底三張正離的紙牌，再三倍，七倍我底資本，就可以使我穩定和獨立了！」

他這樣盤算着，不知不覺走到彼得堡底幾條重要的街道中的一條街道上來了，迎面是一所古式建築的房子。街上擠滿了馬車；一輛銜接一輛走向燈燭輝煌的大門口去。從那些馬車裏一會伸出年青的美人底秀整的小腳，一會伸出發響的長筒皮靴。一會伸出繡紋的襪子和外交官的禮鞋。皮大衣和手套在威嚴的門衛面前閃過。葛爾曼站住了。

「這是誰底房子？」他問牆角的巡警。

「××伯爵夫人底，」巡警答。

葛爾曼戰慄了一下。奇異的逸事又呈現在他底幻想裏了。他圍繞房子踱來踱去，默想着它底女主人和她底奇怪的耐力。很晚他纔回到自己底卑陋的一隅，許

久不能入睡，等到夢佔領了他的時候，他就看見了一些紙牌，綠色的桌子，成捲的鈔票，成堆的金幣。他放下一張牌又一張牌，勇敢地接受別人下注，不停地贏着，把金子摸到自己面前，把紙幣裝進衣袋裏。他醒來已經很遲了，對消失了而自己底幻想裏的財產嘆了一口氣，就出門往市內遊逛去了，並且不久又走近伯爵夫人底房子了。彷彿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牽引他到這裏來。他站住了，開始望着窗戶。他看見在一扇窗戶裏有一個低垂的黑髮的頭，很明顯，是在讀書或做工。那個頭抬起了。葛爾曼看見了一幅極鮮艷的面孔和一雙烏黑的眼睛。這一分鐘失定了他底命運。

我底小天使，

我讀你底四頁來信，還不如你寫的快呀。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剛脫了衣服，插了帽子，伯爵夫人又打發人來叫她，同時命令再套上馬車。她們出來上車了。正當兩個僕人扶出老太太，把她裝進車箱的時候，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車輪後邊碰見了自己底工兵；他握住了她底手；她驚惶得發呆了，那年青的人立刻消失了；一封信留在她底手裏。她把它藏進手套裏，一路上她什麼也沒有聽見，也沒有看見。伯爵夫人有一種習慣，坐在車裏時常要問：同我們遇見的人是誰？這架橋叫什麼名字？在那塊招牌上寫的是什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在這一回回答得又含糊又錯誤，因此惹怒了伯爵夫人。

「你怎麼的了，我底媽媽？你昏了，是嗎？你還是沒有聽見我說話呢，還是沒有懂得呢。……感謝上帝，我底舌頭發音仍然清楚，而且我也沒有糊塗！」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沒有聽見她底話。回到家裏，她急忙跑進自己底屋裏，從手套裏取出那封信：它不會封口。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讀了它。是封表白愛情的信：它是甜蜜的，懇懇的，並且一字一句都是由德國的小說裏抄下的。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雖然不懂德文，她可是十分滿意它。

不過這封使她快樂的信又特別地使她不安。她第一次有了秘密，同年青的男子發生親切的關係。他底大膽震驚了她。她咎責自己底粗忽的行爲，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以後再不坐在窗戶旁邊，用冷淡的態度涼却那個年青的軍底官繼續追求的熱望嗎？把信退還他嗎？冷淡和堅決地回答他嗎？她沒有一個可與商量的

人：她沒有女朋友，沒有女教師。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終於決定了答覆他。

她坐在小寫字檯旁邊，拿出鋼筆，紙——沉思起來。好幾次她開始了自己底信——又撕了它：一下子她以爲這種寫法太謙卑了，一下子却以爲太殘忍了。最後她寫成了幾行，覺得很得體。

「我相信，」她寫：「您是一個有正大思想的人，您絕不願意以無意識的行為來侮辱我，我們底友誼不應當在這樣情形之下開始的啊。現在把您底信還給您，之外，我希望，將來我不會有理由慨嘆那種無禮的舉動。」

到第二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一望見走來的葛爾曼，就從刺繡架後站起，走進大廳裏，推開風窗，把信擲到街上，希望年青的軍官趕快拾去。葛爾曼跑上來，拾起它就鑽進了一家水果店。扯開信封，他發現自己底信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底答覆。

他事前也會料到這一點，就轉回家去，忙碌於自己底策劃裏了。

三天以後，一個年青的快眼的女僕從女帽店裏拿來一封信給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心神不安地撕開了它，先當是帽店要錢的信，但忽然認出是葛爾曼底手筆。

「您，」葛爾曼寫，「錯了呀，」她說：「這封信不是給我的。」

「不，的確是給您的！」勇敢的女僕答，露出狡猾的微笑：「請您仔細看看吧！」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迅速地讀完了信。葛爾曼要求會晤。

「沒有這回事，」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她吃驚他底進攻，要求，手段和運籌了。「這封信一定不是給我的。」隨後把信撕成了小塊。

「這封信若不是給您的，您怎麼撕毀了它呢？」女僕說：「我也好把它送還那個託付我的人呀。」

「親愛的，」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說，因為女僕看破了，她底臉紅了。

「以後請您再不要拿信給我。您告訴他，那個託付您的人，他是應當慚愧的哩……」

但是葛爾曼沒有退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每天接到一封他底信，傳信有時用這種方法，有時用那種方法。它們已經不是從德文錄下來的了。葛爾曼在被

熱情激起的靈感中用他所特有的一種語言寫了它們：在它們裏面表現了心底志願底不能動搖，和放縱的幻想底騷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已經不想把它們退還了；她被它們灌醉了；她開始答覆它們——她底信一時比一時更長更溫柔了。

最後，她從窗口擲給他下面這樣一封信：

「今天×××公使那裏舉行跳舞會。伯爵夫人也去參加。我們將逗留到兩點鐘。您和我秘密會晤的機會到了。伯爵夫人一出門，她底人們，必然都要跑開了；在前屋有一個守門人，但他也常常躲在自己底小屋裏。您在十一點半鐘到這裏來。一直上樓梯。如果在外屋您遇見誰，您就問，伯爵夫人在家嗎。他們告訴您不在家，——那麼，沒有辦法，您就得回去了。但是。大概您不會遇見什麼人的。女僕們都坐在她們同住的一間屋子裏。從大廳往左邊走，一直走到伯爵夫人底寢室。在寢室裏，隔屏窗後，你會看見兩個小門。右面的——通書齋，伯爵夫人永遠不進那裏去；左面的——通走廊，那裏有一架鋼琴；它通到我底屋

子。

葛爾曼着急了，好像一隻在柙的猛虎，等候着預定的時間。在晚上十點鐘他已經站在伯爵夫人底房子前面了。是可怕的天氣：刮着狂風，溼淋淋的雪一片片掉下來；街燈燭着朦朧的光，街道全是空洞洞的。馬車夫時時從自己底瘦馬脊背上面伸出脖子，看看有沒有晚歸的乘客。葛爾曼祇穿一件大氅，站在街上，却沒有覺得寒冷的風和雪。伯爵夫人底馬車預備好了。葛爾曼看見僕人們用手扶出一個駝背的老太太，身上裹着一件黑貂皮外套，在她後面，跟着她底養女：她穿一件薄薄的長衫，頭上飾着鮮花。車門關上了。馬車困重地轉動在鬆軟的雪上。門衛掩上了大門。窗戶黑了。葛爾曼圍繞寂靜的房子徘徊着，他走到街燈底下看一看錶：十一點二十分。他停在街燈底下，兩眼凝視着錶上的指針，等待着其餘的幾分鐘。正到十一點半，葛爾曼就跨上伯爵夫人的台階，走進被照得明亮的前房。守門人不在。葛爾曼跑上樓梯，拉開了外屋底門，看見一個僕人，坐在燈下一把古

舊而臃腫的安樂椅裏打盹。葛爾曼以準確的腳步輕輕越過了牠。大廳和客室都是黑暗的。從外屋透來的燈光微弱地照着這裏。葛爾曼走進寢室。在充滿了古香古色的聖像座前，點着一盞金色的小燈。褪色的絹織的安樂椅和有靠枕的鍍金的沙發，都帶着憂鬱的情調靠在糊滿了中國壁紙的牆邊。在牆上懸掛兩張 *Mme Labrun* 在巴黎畫的像片。一張畫的是個面部紅潤而豐滿的四十歲的男子，身穿亮藍色的制服，佩着星章；另一張——一個年青的美人，生着鷹鉤鼻子，額前擺着瀏海，在梳了粉的頭髮上插一朵玫瑰花。牆角裏擺着燒瓷的牧女，著名的 *Leroy* 製造的餐室鐘，小箱子，賭具，團扇以及在過去的一世紀底末期與 *孟溝爾非爾* 的氣球，*莫司薩爾* 的催眠術同時發明的各種婦女的玩物。葛爾曼走到圍屏後面。靠它擺着一張小鐵床；右面有一個門，通到書齋；左面——另一個門，通到走

● 法人，一七八三年發明汽球者。

● 孟溝爾非爾及磁方事說發明者。

廊。葛爾曼推開了它，看見一架狹窄的螺旋梯，這是通到可憐的美女底屋子去的。但是他退回來走進黑暗的書齋去了。

時間過得很慢。一切都是靜寂的。客室裏敲了十二點鐘；各屋裏的鐘也緊跟着都敲了十二點。隨後一切又沉默了。葛爾曼靠着涼冰冰的火爐站着，他是鎮靜的；這時他底心同那決意去做一件什麼危險的，但是必要的事情的人底心一樣，均衡地跳躍着。早晨底一點鐘，二點鐘敲過了。不但是他聽見了遠處有馬車的響聲，抑止不住的震動佔領了他。馬車走進來停下了。人們奔跑着，喉嚨喊叫着，房子整個亮了。三個女僕和半死的伯爵夫人走進寢室來，老太太一下子就倒在安樂椅裏。葛爾曼從縫隙看得清清楚楚。李呂未塔·伊萬諾夫娜由他眼前閃過去。葛爾曼聽見了她底急遽的脚步走下她底樓梯。在他底心裏突然似乎有些後悔，但立刻又平靜了。他麻木了。

伯爵夫人在穿衣鏡前脫去衣服。女僕們摘下了她底飾着玫瑰花的帽子；從她

底斑白的，大部分全禿了的頭上取下了掛粉的假髮。髮針像下雨一般落在她身邊。繡銀線花的黃色長衣推在她底臃腫的脚背上。葛爾曼是她底化粧底令人作嘔的祕密底見證人；最後伯爵夫人穿上睡衣，戴上睡帽；這樣裝束，頂適合她底衰老的年齡，看起來就不那麼顯得可怕和醜惡了。

伯爵夫人同一般老年人一樣，夜間總患失眠。脫完衣服，她就坐在窗下的安樂椅裏，命退了女僕們。蠟燭拿出去了；屋裏又祇剩那一盞小燈照耀着。伯爵夫人底臉越加黃了，弛垂的嘴唇顫動着，身體左右搖擺着。在她底臃腫的兩眼裏可以看出她底意識是完全失掉了；看見她，會以為這可怕的老太太底動作不是發自她底本意，而是由於一種內部的電力掣動罷了。

突然這僵死的臉莫名其妙地變色了。嘴唇停止顫動了，眼睛活潑了；伯爵夫人面前站着一個陌生的男子。

「不要害怕呀。爲了上帝，不要害怕呀。」他用清楚的聲音輕輕地說：「我

沒有謀害您的意思；我是來懇求您一搭事情的。」

老太太癡呆地看着他，好像沒有聽見他說話。葛爾曼以為她是聾子，俯到她底耳朵上，重說了一遍。老太太仍舊沉默着。

「能夠，」葛爾曼說：「創造我底生活底幸福，這在您不費分毫什麼；我知道，您能夠一連猜中三張紙牌……」

葛爾曼停止了。伯爵夫人，彷彿明白了他底她求；她在尋找自己回答的話。

「那是一個笑談，」後來她說；「對您起誓，那是一個笑談！」

「那一點不是笑談，」葛爾曼不高興地說。「您記得恰卜黎斯基，是您幫助他撈回本錢的啊。」

伯爵夫人可真騷亂了。她底神色表明了靈魂中的猛烈的運動；但她很快又沉沒在以前那樣無感的狀態裏了。

「你能夠，」葛爾曼繼續說：「指示給我那三張正確的紙牌嗎？」

伯爵夫人靜默着。葛爾曼接着又說。

「您爲誰保藏着您底祕訣呢？爲孫子們嗎？他們都富有，用不着這個；他們也不知道金錢，也不寶貴金錢。您底三張紙牌不能夠援助那些浪費者。誰不懂得守護父親的遺產，不管他有怎樣惡魔般的努力，總是同樣要死在貧困中的。我不是一個浪費者；我知道愛惜金錢。您底三張牌對於我不會白費的。叻！……」

他住了嘴，戰戰兢兢等候着她底回答。伯爵夫人沉靜着。葛爾曼跪下了。

「不論什麼時候，」他說：「如果您底心會瞭解愛情底感覺，如果您還記得它底快樂，如果您即使只有一次因初生的嬰兒底哭泣而微笑過，如果那種人類的情感什麼時候感動過您底胸懷，那麼我此刻就用夫妻底，愛人底，母親底以及一切與人生素關係的情感懇求您，不要拒絕我底請求，告訴我——您的祕訣，您保留它有什麼用處呢？……也許它會造成可怕的罪惡，使永久的快樂喪失，和魔鬼結緣……請想一想，您老了；您生活的日子不長了——我準備把您底罪過放在我

自己底靈魂裏，祇要將您底祕訣告訴我。請想一想，一個人底幸福擺在您底手裏；不僅我，還有我底兒子，孫子和曾孫都將感戴您底賜與並且要把它當作神品一樣……」

老太太沒有回答一句話。

葛爾曼站起來了。

「老妖婆！」他咬緊牙齒說：「我只好強迫你說了……」

隨着這句話他從衣袋裏掏出手鎗。伯爵夫人看見手鎗，第二次發生了劇烈的感覺。她搖着頭，舉起兩手，好像要遮蔽着射擊……隨後向後倒下去了……一動也不動了。

「不要裝小孩子氣，」葛爾曼說，拉她底手。「我最後一次問你——你願意把你底三張紙牌告訴我嗎？是或不是？」

伯爵夫人沒有回答。葛爾曼一看，她已經死了。

#### 四

五月七日，一八XX年。

幾個沒有遺囑和替傳的人！

——遺囑——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坐在自己底屋裏，還穿着跳舞衣服，埋在深深的沉思裏。一回到家，她急忙打發開正不高興再做什麼的睡眼矇矓的女僕，說她可以自脫衣服，就忐忑地跑進自己底屋裏，希望在這裏看見葛爾曼，然而又覺得不看見他纔好。第一眼她沒有看見他，想他一定是沒有來，而且爲了他們會見底阻滯，很感謝自己底命運。她坐下了，沒有脫去衣服，開始回憶起一切發生在這樣短短

的時間裏和她底這麼深入的迷惑中的情形。自從她第一次在窗戶旁邊看見那個年青人的時候算起，不到三個星期，就和他通信起來，他也居然從她這方面取得了夜間會晤的要求！她只由他底一些來信中的簽封署名的信上，知道了他底姓名；她同他不曾面談過，不曾聽過他底聲音，她也不會聽別人講過他……一直到這一晚上。奇怪的事情！在這一天晚上，在跳舞會裏，托木斯基氣憤年青的侯爵女兒泡林×××沒有照例取媚他，他想要報復，就對她表示冷淡；他要求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和他跳那極長的「馬珠克」舞。整個時間他嘲笑她對於工兵軍官的偏愛，他說他知道的很多，幾乎為她所猜想不到；他底談話有一些恰好是碰着她方，以致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幾次在心裏思想，她底秘密是被他知道了。

「您從什麼人知道了所有這些事情？」她問，笑着。

「從一個特別知道您的朋友，」托木斯基答：「一個很著名的人物。」

「這個著名的人物是誰？」

「他底名字叫葛爾曼。」

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沒有回答什麼話，她底兩手和兩腳冰硬了。

「這個葛爾曼？」托木斯基接着說：「有一幅真正的『羅曼蒂克』的臉，他  
有拿破崙底側影，有梅菲司托菲爾底靈魂，我想，在他底良心裏至少有二件罪  
惡。您怎麼這樣蒼白！……」

「我底頭痛……葛爾曼對您說了些什麼……您覺得他怎樣？……」

「葛爾曼同自己底朋友們不大合得來，他底個性太強……我看他倒是很關心

您，至少他很喜欢聽見別人稱讚您。」

「但他在那裏看見過我？」

「在教堂裏，也許，在散步的時候！上帝知道！也許當您睡覺的時候，在您

底屋子裏，他看見了您。」

●譯者著浮士德傳的靈魂

向他們走過來三個女人，問，「*oublion regret*」●這對於李占未塔、伊萬諾夫成爲極有興趣的談話被打斷了。

被托木斯基選上的女人就是那個侯爵女兒×××。她同他跳了許多圈，轉了許多次，對他解釋明白了。托木斯基回到自己底位置，已經把葛爾曼和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全都忘記了。她想恢復剛纔被打斷的談話；但「馬珠克」舞已完，老伯爵夫人立刻要走了。

托木斯基底話並沒有什麼，不過跳舞時隨便說的笑談：可是這些話深深印在幻想的年青姑娘底靈魂裏了。托木斯基所描畫的葛爾曼的爲人不料正和她的心裏所想像的大半相同，並且因爲聽了這一段最新的故事，這一個平凡的人物實在使她底精神有些驚異和煩惱了。她坐在那裏交叉着兩臂，戴着花的頭，垂到裸露的胸前。……忽然門開了，葛爾曼走進來。她戰慄了……

「並不願意嗎？」

「您在哪裏了？」她驚惶地小聲問。

「在老伯爵夫人底寢室裏，」葛爾曼答：「我剛纔從她那裏來。伯爵夫人死了。」

「我底天呀！……您說什麼？」

「並且，也許，」葛爾曼接着說：「我是她致死底原因。」

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兩眼直看着他，她憶起了托木斯基底話：在這個人底良心裏至少有三件罪惡！葛爾曼坐在她近前的窗戶下面，把一切都說了。

李占末塔·伊萬諾夫娜慄慄地聽了他底話。因而，那些多情的信，那些熱烈的願望，那種大膽的，頑強的追求——所有的都不是愛情！金錢——纔是他底靈魂所渴望的！不是她能滿足他底慾望和使他幸福！可憐的妻女做了強盜底盲目的傀儡，做了她底老恩人底囚手了！……她在已經晚了的時候，自己底極大後悔中痛苦地哭了。葛爾曼靜默地看着她：他底心也寸裂了；但是並非可憐的姑娘底眼淚。

並非她底痛苦底異常的魅力擾亂了他底冷酷的靈魂。關於死了的老太太他在良心裏也沒有感到一點兒後悔。一樁事情擾亂了他：他打算藉以發財的祕訣丟失了，永遠找不回來了。

「您真是一個怪物！」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最後說。

「我沒有想叫她死，」葛爾曼答：「我底手鎗也沒有裝子彈。」  
他們都靜默了。

早晨來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熄滅了燒到根上的蠟燭。灰白色的陽光射進她底屋裏。她拭乾了哭過的眼睛，抬起頭看着葛爾曼：他坐在窗戶下面，抱着兩隻胳膊，嚴峻地皺着眉頭。在這個姿勢裏他真像拿破崙底側影。這幅神情也打動了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

「您怎樣走出屋子呢？」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後來說。「我想領您走那條密的樓梯：可是必須經過寢室，我害怕。」

「請儘告訴我怎樣能找到那秘密的樓梯；我一個人走。」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站起來，從箱子裏取出一把鑰匙，遞給了葛爾曼，又對他詳細地說明了。葛爾曼握住了她底冰冷的，沒有反應的手，吻了一下她底扭斜着的頭，就走出去了。

他下了螺旋梯，又走進伯爵夫人底寢室。死了的老太太坐在那裏，僵硬了。她底臉上表現着非常的安靜。葛爾曼站在她面前，朝她看了很久，似乎想要認清這可怕的因果；最後他走進書齋，摸着了兩扇門，就順着黑暗的梯子走下去，心裏充滿着奇特的感覺。「六十年前，」他想：「也許在這同樣的時辰，就從這間寢室，順着這架梯子，有一個穿着繡花外套，梳着 A. Lioccan Royal 頭髮，把自己底三角形的帽子按在胸前，現在說來是早已埋在墳墓裏的年青的幸福人走下來；但他底老情人底心今天纔停止躍動了……」

在梯子下頭葛爾曼找到了一個門，也用這一把鑰匙開了它，他就穿過一條行

廊，到了大街。

五

本週夜間，死去的男爵夫人B×××走到我面前。

她全身穿白色的衣服，對我說：

您好，顧問先生！

——石維金波爾——

在那決定命運的夜晚三天以後，早晨九點鐘，葛爾曼去到舉行死去的伯爵夫  
人底遺體葬式的×××教堂裏。他並沒有後悔，可是他不能完全鎮壓住責難他的  
良心底呼聲：「你是伯爵夫人底凶手！」他缺少真純的信仰，他却具有頗多的迷  
信。他相信死去的伯爵夫人將會作祟他底生活，因此決定參加她底葬儀，請求她

## 饒恕

教堂裏人滿了。寫爾曼儘力地擠過了人羣。棺材放置在富麗的台座上，頂端裹着天鵝絨的幕帳。死人躺在裏面，兩手交疊在胸前，頭戴一頂絲織的帽子，穿着一身白緞子衣服。四周站着她底家人；僕輩穿着黑外套，肩上披着經帶；手裏捧着蠟燭；親屬們兒子們，孫子們，曾孫們都穿着重孝服。沒有一個人哭；眼淚要悲哀來時纔會流出。伯爵夫人這樣老了，她底死誰都不會覺得驚奇，她底親屬們打早就把她當做死人了。一個年青的牧師講了一番專為送葬時用的話。他用簡短激動人的演說闡明這有德的老太太底安謐的死亡，說她經過了許多年修煉纔能得這樣善果。天使看見了她底死，演說者說：「天使把她底靈魂引入天堂去了。」這一件職務在嚴肅而凄淡的儀式中完成了。親屬們首先向遺體行辭別禮。隨着是很多的賓客，來向這個從前會參加他們底無益的娛樂的女人行禮。他

種「假死」是當時佩戴的一種宗教儀式的帶子。

個發面是家裏的用人。再最後是一個死者感同年的老婦人。兩個年譜的女僕攙扶着。她。她簡直沒有氣力行到葬地的廳，也只有她灑了幾滴老淚，吻了自己底褲裾底冰冷的手。再在她之後葛爾曼走向棺材去。他跪在她下行了禮。在散布着冰松枝的涼涼的地板上停了好幾分鐘；後來，他站起了，臉色灰白，好像那個死了的女人，他登上棺材台廳頭階。又行了禮。在這時候他彷彿看見死人嘲笑地纏着他。用兩隻眼睛斜睨着他。葛爾曼急忙退後，不小心踏空一步，跌倒在地上了。別人扶起了他。正當這個時候，李密未塔·伊萬諾夫也昏倒在教堂門口。這些突如其來的事情擾亂了莊嚴的喪禮好幾分鐘。在送喪的人們中間起了曖昧的私語，一個枯瘦的太監，是死者底近族，湊到站在他旁邊的一個英國人底耳朵上，說這個年青的軍官是她底私生子。英國人冷冷地回答：“Oh!”

葛爾曼在這整整一天裏是特別地煩惱。他走到他家僻靜的飯館裏去吃午飯。他一反自己底習慣，喝了很多的酒，希望拿這東西澆滅胸中的塊壘。回到家，他一頭

睡在牀上，沒有脫衣服，就結結實實地睡着了。

他醒來已經是夜間了。月光照進他底屋裏。他看看錶，兩點三刻。他底睡意漸漸醒來。他坐在牀上，回想老伯爵夫人底喪禮情形。

這時，有一個人從街上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立刻走開了。葛爾曼一點沒有加意注意。過一分鐘他聽見外屋底門開了。葛爾曼想一定是他底護兵又喝醉了。他剛欲夜遊歸來。然而他聽見陌生的脚步声，誰在那裏走，輕輕地落着鞋子。門開了。走進一個穿白衣服的婦人，葛爾曼還帶她是白底老乳母，奇怪她因為什麼事在這樣晚的時候到這屋裏來。但是白衣婦人略略看看，突然就靠近了他面

前。葛爾曼辨認出是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我違背了自己底意志來到你這裏，」她用堅決的聲音說：「我答應你底請求。三點，七點和一點能使你一連贏錢，但是要你一晝夜之後再不摸一張牌，並且要你一生永遠也不再賭博。我饒恕你嚇死我的罪過，但是要你同我底養女李占

未塔·伊萬諾夫娜結婚……」

說完，她靜悄悄地轉過身走向門去，不見了，鞋子響着。葛爾曼聽見外屋底門響了一聲，又看見一個人俯到窗邊朝他望一望。

葛爾曼許久纔定了神。他出來到另一間屋裏。他底護兵睡在地板上；葛爾曼費許多工夫纔叫醒了他。這護兵常常總是一個醉鬼，從他是問不出什麼消息的。前屋底門是上了鎖。葛爾曼回到自己底屋裏，點起蠟燭，記下了自己底見聞。

## 六

「等一會！」

「——你怎麼竟敢對我說『等一會』？」

大人，我說了：『等一會！』」

兩種不同的思想不能同時存在於精神的本性裏。恰似兩個物體在物理學上不能佔據同一地位。三點，七點，一點在葛爾曼底意識裏很快地就遮蔽了死去的老太太底影像。三點，七點，一點擺據在他底腦裏，並且咕嚕在他底嘴唇上，看見一個年青的女郎，他就說：「她有多麼美麗呀！真是一個紅心的三點。」人家問他：「幾點鐘了？」他就答：「差五分七點了。」每一個肥胖的漢子都使他想起一點。三點，七點，一點跟他到夢裏，幻出一切可能的彩式。三點在他面前開了三朵石榴花，七點顯爲哥德式的形，一點——一個碩大的蜘蛛。所有這些思想都集中到一個方向，怎樣利用這個對於他是極其寶貴的隱訣。他想到辭職和旅行。他打算到巴黎公開的賭場裏憑他底好運奪去宗大錢財。但是這些繁瑣的事情都留了他。

在莫斯科有一所豪華的賭徒們底總會，主持人是著名的且卡林斯基，他完全

● 起來深極深，十六宮絕最風行的一種建築。

部的光陰都消耗在打牌上面，過去曾賺了百萬的財產。他贏的常可以轉眼，輸了却總給現錢。由於長時期的經驗，朋友們都相信他，而寬敞的房子，優等的廚師，懇切和愉快，更使得大家底心裏。他到彼得堡來了。青年人都流到他那裏去，因為紙牌店記了號，常常帶些女人底臉龐，却不能掩棄「法老」底靈惑。納魯圖夫把葛爾曼帶到他那裏去。

他們走過了一排華麗的，站滿了有禮貌的僕人的屋子。各處都擠滿了賓客。幾個將軍和樞密顧問們正在打牌；年青人們或坐或臥在全絲絨的沙發上，吸着紙煙。在客廳裏，圍着一張長桌子，坐着二十來個賭客；主人坐在那裏做莊。他是一個六十歲的人，有幅可敬重的相貌；一頭銀白色的頭髮；豐滿而新鮮的臉畫出了他底善良的心地；兩眼射出的光輝和隨時掛出的微笑把他顯得更加活潑了。納魯圖夫介紹葛爾曼給他。且卡林斯基熱烈地握了他底手，請他不必客氣，又繼續分牌。這一場牌延長得很久。在桌子上放了三十多張牌。且卡林斯基每次分完牌，

都停一會，讓賭家有時間理好自己底牌，他記下了輸金，慫恿地聽着他什麼意見。最後一牌打完了。且卡林斯基洗了牌，預備分第二次。

「請給我一副牌，」葛爾曼說，從一個也在賭錢的牌紳士背後伸過手來。

且卡林斯基微笑着，默然鞠了一躬，謙遜地表示了同意。納魯冒夫笑着，

慶賀葛爾曼破了長時期的賭戒，並且希望他得着一個幸運的開始。

「或勝或敗！」葛爾曼說，用粉筆在自己底牌上寫了賭碼。

「多少？」莊家泛着眼睛問：「請原諒，我沒有看清楚。」

「四萬七千，」葛爾曼答。

聽了這句話，一瞬間所有的腦袋都轉過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葛爾曼。「他瘋了！」納魯冒夫想。「請允許我告訴您，」且卡林斯基帶着自己底不變的微笑說：「您賭得太大了，這裏還沒有一次下注超過二百七十五盧布的呢。」

「怎麼？」葛爾曼說：「您不願接受我底賭嗎？」

且卡林斯基又謙遜地鞠了一躬，表示同意。

「不過我要對您聲明一下，」他說：「從我這方面，當然，我復相信您話，但爲了賭場和計算上方便起見，請您把錢放在牌上。」

葛爾曼從衣袋裏掏出鈔票交給了且卡林斯基，他急忙看一看，就把那些鈔票放在葛爾曼底牌上。他分了牌。右面揭出了九點，左面是三點。

「贏了！」葛爾曼說，翻開自己底牌。

在賭客們中間起了私語。且卡林斯基皺了皺眉頭；但是微笑立湧又回到他底臉上。

「您要拿現錢嗎？」他問葛爾曼。

「叨光。」

且卡林斯基從衣袋裏取出鈔票，付清了。葛爾曼接過贏的錢，就離開了桌子。納魯冒夫簡直呆了。葛爾曼喝了一杯檸檬水，就回家了。

第二天晚間，他又到且卡林斯基那裏來了。主人做莊。葛爾曼走到桌子前邊，賭客們馬上讓給他一個位置。且卡林斯基親切地對他鞠了一躬。葛爾曼籌到第二場牌，摸了一張牌，把自己底四萬七千盧布和昨天所贏的全放在上面。且卡林斯基又做莊。布爾得開了牌，左面是七點。

葛爾曼翻開了七點。

全體都驚嘆了。且卡林斯基顯然是震搖了。他數了九萬四千盧布給葛爾曼。葛爾曼不動聲色地接收了錢，走了。

他在第二天晚間葛爾曼又坐在桌子旁邊了。大家都等候着他；將軍們和樞密顧問們放下了自己底牌，來看這不尋常的賭博。年青的軍官們從沙發上跳起來，所有的廚師都鑽進了客廳裏。大家圍着葛爾曼。其餘賭客們都沒有摸牌，焦急地等候着牌底結果。葛爾曼靠桌子站着，準備和臉色蒼白但還是微笑着的且卡林斯基

作孤注一擲。且卡林斯基洗了牌。葛爾曼摸了一張牌，放下了把鈔票摺子壓在上面。這好像決鬥。深沉的靜寂統治了周圍。

且卡林斯基做莊。他底手顫抖着。右面揭出了皇后，左面是一點。

「一點贏了！」葛爾曼說，翻開了自己底牌。

「您底皇后輸了。」且卡林斯基和藹地說。

葛爾曼嚇了一跳：實際，不是一點，乃是「鍾形的皇后」。他不相信自己底眼睛，不明白他怎麼會錯誤了。

這時候他看見「鍾形的皇后」閃爍着眼睛微笑了。這個稀奇的現象攔擊了他……

「老太太！」他在驚懼中喊叫。

且卡林斯基收取了那些被輸了的鈔票，葛爾曼不動地站在那裏。當他離開桌

子的時候，喧雜的談話就起來了。

「賭得真痛快，」賭客們說。

丑木林斯基洗了牌；又接着賭下去。

### 結局

葛爾曼癡了。他住在奧布霍甫斯基病院第十七號房裏，他不回答任何問話，只是在嘴裏非常之快地呢喃着：「三點，七點，一點，三鐘，七點，皇后……」

李占未塔·伊萬諾夫娜嫁給了一個很可愛的青年人；他在什麼地方服務並且有相當的資產，他是老伯爵夫夫底舊日管家底兒子。

托木斯基升了騎兵上尉，和候爵女兒泡林結婚了。

(孟十遠譯)

## 棺材商人

這是第四次了，兩匹乾瘦的驚馬馱着柩車，在車上面亞德連·蒲洛哥洛夫剛才堆完了他的舊東西，從巴斯麥那亞街向着尼基斯加亞街走去，那裏是這棺材商人要搬去的地方。亞德連把他的舊店子關閉起來，在門上釘了一個告白：出賣或出租，然後跟在車子後面走着。

走近那座他覬覦了很久終歸用了一筆大款得到手的小的黃屋子，這個老商人自己覺得很詭異，他的心裏再也沒有一點快樂。

他一跨過這新屋子的門限，看見裏面完全是莫上莫下的零亂着，他覺着懷念起他的舊居來，在那裏，經過了十八年，他把一切料理得很有秩序的。他開始責斥他的女兒和女僕的緩慢，於是他就動手幫忙她們。

很快地就什麼都安置停當了：供得有聖像的神龕，盛着碗碟的櫃子、棹子、匙櫛、床，放在裏面的房間裏；主人的出品，各種尺寸和各種顏色的棺材，還有盛着蠟燭的匣子，要事用的帽子和外衣，安頓在廚房和客廳裏。大門的上面高擡着一個招牌，寫着「表璣着一個肥壯的「愛神」，手上拿着一隻燃化了的燭，招帖上寫着「勿買贖了人」。

出店。我爲期半享子爲面云着。

此地出賣並裝發木色的或漆繪的棺材。

出租並修理舊棺木。

年青的姑娘們回到她們的小屋子裏去了；亞德連在住宅裏巡視了一轉，就坐到窗子面前去叫人燻茶。

凡是高明的讀者都知道莎士比亞和瓦特·斯葛德爲要使這種對比來激起我

們的想像，描寫成一些快活的，滑稽的人物。然而我們固爲要尊重真實，我們便不能夠效法他們，並且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棺材商人的性情完完全全和他的專同死鬼打交談的職業相合。亞德連·蒲洛哥洛夫時常是沈鬱而多思的。要他不再靜默，除非是在他聽見他的女兒們在窗前開窗和看過路的人而責備她們的時候，或是當他在那些不幸連（間或也有開心地）需要着這種東西的人們的面前高抬他的棺材價錢的時候。

現在，坐在窗子面前，喝着他的第七杯茶，亞德連依照他的習慣，沈溺在那憂鬱的思慮裏面。他記起了一星期以前，在城門的附近，一個退伍團長出喪時遇見的大雨。多少大衣縮了水！多少帽子都變了樣！這累他作了些免不了的花消，因爲他的舊存的辦喪專用的服裝已經變成不堪的樣子了。他很打算，的確，在梯德爾拉身上去找補償，梯德爾拉是個商人的老婆，差不多快一年了，還不會死得下

去。但是梯優基拉是要在拉資古列去死的，蒲洛哥洛夫恐怕她的後人們，雖然有過許約，未必肯從那末遠到這裏來找他，他們會在本區裏找一個商家承辦喪事的。

門上敲了三下，突然把個這些想頭打斷了。

「什麼人？」蒲洛哥洛夫問。

門打開了。一個男子，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德國工人，進了房間，走近棺材商人身邊，帶着快樂的神氣：「原諒我，我的可愛的隣居，」他用這老是使我們發笑的德國口音說，「原諒我來打攪你。我很急於要認識你。我是一個皮鞋匠。我的名字叫哥特列布。須次，我就住在街那邊，正巧對着你的窗子這座小屋子。明天我要慶祝我的銀婚紀念，請你到我家去吃晚飯，並同着你的小姐們，請不要客氣。」

邀請是很有禮貌地應允了。棺材商人請皮鞋匠坐下茶，獻了一杯茶。哥特列布·須次的爽快的性情迅速地使得說話成爲熱誠懇切的。

「閣下的生意怎麼樣？」亞德連問。

「嘿！嘿！也還罷了，」須次回說。「可是，我也沒有什麼可怨的；還有我的貨物在這點上和你的不同：一個活人很可以節省了靴子，但是一個死人沒有棺材就不能夠過去。」

「這是真的！」亞德連說。「一個活人沒有錢來買靴子，很可以打光足走，你不要嘔氣；但是頂窮的死人總有他的棺材，不管他自己出錢不出錢。」

就這樣他們的談話又延長了一些時候。然後這個皮鞋匠站起來和亞德連告辭，同時又把方才的邀請重說了一遍。

第二天，一到正午，蒲洛哥洛夫同着他的兩個女兒打後院的門走出了他的新屋，於是三個人都在他們的鄰人的家裏了。

我一反我們現在小說家的習慣，描寫亞德連·蒲洛哥洛夫的俄國舊式的長皮衣，也不描寫阿古里納和達里亞的歐化的裝飾。然而我以為要是指出這兩個青年的姑娘都戴着黃帽子，穿着紅鞋，這也不算是多餘的，那種服裝只在有盛會的時候才穿戴。

皮鞋匠的窄狹的小屋子裏坐滿了客人：大部分都是德國的工匠，伴着他們的太太和他們的助手們。至於俄國的職員，那裏只有一個巡查，芬蘭人約爾果，他，雖只有卑小的地位，却能得到我們的主人的特別優待。二十年來他是忠實地，公正地盡他的職務，一如波果列爾斯基的驛馬的御者。第十二年的大火燒毀了莫斯科。同時焚去了他的黃色瞭望所，但是在敵人被驅走後，馬上在原來的地點上又現出一個新造的瞭望所來；這個的顏色是灰的，支以白色的希臘式的圓

● Pogorelsky (與普式庚同時的作家)

● 俄文原文作：第一都城的忠實的僕人的典型。

柱。約爾果又在這所前，拿着「斧頭穿着灰布的胸甲」當起值來。

差不多所有住在尼基斯加亞門附近的德國人都認識約爾果；他們裏面有幾個甚至在星期日晚上到他那裏，當值所，去玩到星期一的早上。

亞德連趕着何和人聯絡感情，因這人是早遲總可用得着的，當客人們上席的時候，他挨着他身邊坐下來。須次先生和須次太太與他們的女兒羅貞，一個十七歲的小姐，一邊陪他們的客人吃飯，一邊應酬席上，還要幫助廚孃進菜餚。啤酒浪湧一般地斟出。約爾果的食量有四個人的大。亞德連對他也不肯讓步。他的兩個女兒却故意地裝斯文。一陣一陣地，說話越是變得熱鬧了。大家都談着德國話。忽然主人請停止說話，開了一個臘封的酒瓶，用俄國話大聲說道：「祝我賢良的露易斯健康！」仿香檳酒發出爆聲。皮鞋匠溫柔地把嘴唇放到他的四十歲的妻子的鮮豔的臉頰上，於是賓客們，嘈雜地各自乾杯以祝賢良的露易斯的健康。「祝我可愛的客人們健康！」主人這樣睜着，又打開了第二個瓶子；客人又重來碰

杯並且道謝。祝賀的杯繼續着：一杯祝每一個人的健康；一杯祝莫斯科的健康；過後又祝一打的德國的小城的健康；一杯祝所有的職業團體，然後又特祝每個職業團體；一杯祝小廠主的健康，然後又是工頭的健康。亞德連穩靜地喝着。他已經有了幾分酒意，到他的輪子時，他竟鬧了一個滑稽的祝飲。繼後一個肥大的麵包店老闆高舉起酒杯來宣言說：「祝那些我們爲他們工作的人們，我們的主顧（Unserer Kundente）健康！」這提議也如其他的提議一樣，給全體歡樂地通過了。賓客們又開始互相敬禮。裁縫給皮鞋匠敬禮；皮鞋匠給裁縫敬禮；麵包店老闆給他們倆敬禮；大家又回敬麵包店老闆的禮，其餘依次行禮。在互相敬禮完畢以後，約爾果轉身向着他的隣人，叫道：「來呀！老伯伯，喝杯酒祝你的死屍的安罷！」所有的人盡都大笑起來；棺材商人感到傷了他的尊嚴，變了臉色。却沒有一個人去留心。客人們繼續着喝酒。等到他們離席已經打了晚膳鐘了。

大部分人都喝醉了。肥大的麵包店老闆和那臉喝得來好像紅色的摩洛哥皮的

書櫃子一樣的裝書匠把約爾果的膀子挽着，一直把他送回他的瞭望所，依照他們的方式解釋着這句古語：「銀子歸還，債主快樂。」(Retour d'Argent, Jodeu) 棺材商人回到家裏大醉而且盛怒。「怎麼！」他大聲地推論說，「我的職業不及其他的高貴嗎？然而賣棺材的人也並不是劊子手的弟兄呀。他們把我當成一個醜角嗎，這些沒有信仰的人？這個實在並沒有什麼可笑的。我打算請他們來喝搬家酒。拿頭等的來款待他們。呵，我決不請他們。我所請的，盡是我的主顧，正統教的死人！」

「咻，伯伯！」女用人正在給他脫鞋子的时候對他說；「你在胡說些什麼？快些劃十字。請死人喝搬家酒！多麼怕人啣！」

「頭上有天子我賭咒要請他們。」亞德連又說：「不要遲過了明天。請來受歡迎罷，親愛的養命的手這裏，明天晚上，我請你們來享受口福。」

說着這些話，棺材商人到上他的床，很快地打起鼾來。

在天亮以前有人來把他鬧醒了。商人的老婆梯優基拉在夜裏死了。他的營業員立即差了一個人騎馬來通知亞德連。棺材商人給了他十個哥貝的酒錢，趕忙穿上衣服，駕起車就到了拉資古列。在喪家的門前已經佈了巡查，商人羣集得就像被死屍招惹來的烏鴉。死人，長伸伸躺在桌子上，黃得像臘，但還沒有到腐敗的程度。親眷，鄰人和用人圍繞着她忙個不了。所有的窗戶都打開了。大蠟燭燃燒着。教士在唸種種的禱告辭。亞德連走近梯優基拉的姪子面前，這是個穿着漂亮禮服的少年商人，他通知他，棺材，臘燭，罩棺的黑布以及其他喪事用品不久就送來，並且是完全好的。承繼人不經意地致謝了他。他並不計較價錢，一聽蒲洛哥洛夫的公道。棺材商人依照慣例，發誓要開公道的價錢；和營業員交換了一個會意的眼光，就去安排種種必要的事情去了。他整天都在拉資古列和尼基斯加之間奔跑。挨近夜晚，一切都弄妥當了。蒲洛哥洛夫退了車夫，步行回家。這是個皎潔的月夜，棺材商人快活地走到了立基斯加亞城門。在「耶穌昇天」的教

堂近旁，他聽見巡查約爾果招呼他，約爾果把他認出來，因而給他道晚安。天已不早了。棺材商人已經走到自己的門前，他覺得忽然看見有個人走到門口，把門推開，然後又隱沒在裏面去了。

「這是什麼意思？」蒲洛哥洛夫心想。「又有什麼人需要我嗎？呀！該不是一個小偷？又或者我的養女孩子們私約得有情人？這都是很可能的！」

蒲洛哥洛夫已經要去找朋友約爾果來幫忙了；但是這時候又有另外一個人近前來，剛剛要想進門，看見主人在跑，便停住足步並且把他的三角帽揭下來。

亞德連好像認識這張面孔，但，沒有留心去詳細辨認：

「你是到我家來的嗎？」他呼吸迫促地說「請進去，我請求你。」

「不要講禮，老伯伯，那個人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你走前面，引你的客人們的路。」

亞德連差不多沒有時間來講禮貌了。門是打開了的；他走上樓梯；那一個跟

在後面。亞德連彷彿聽見房裏有足步聲音。

「那是什麼東西？」他一面想着，一面趕快走進去。……他的兩隻腿都軟了。房裏滿滿的還是死人。月光，透過窗子，照見他們的黃色的藍色的臉，他們的蒼蒼的嘴，和半閉着的苦惱的眼睛，扁塌的鼻子……亞德連帶着恐怖辨認出這些曾經被他放進了棺材的人們，和最近一次的，那個在大雨中安葬的團長。所有的人，女的和男的，包圍着棺材商人，給他行禮的行禮，問候的問候；所有的人，除了一個窮漢，他沒有付他的安葬費，有些偏促，對於身上的襤褸害羞，卑屈地，遠遠地躲在一角角落裏。其餘的人都是合乎身份的穿戴着：女死人頭上是便帽和綢帶；男死人是分等級穿着制服，但是都生着沒有修羅過的鬍鬚；商人穿的是節日的舊式長袍。

「蒲洛哥洛夫你看，」團長代表全體光榮的同伴說道，「我們都起來赴你的宴會了；只有那些已經不能夠起來的，那些只剩下骨頭的才留家裏，但是這裏面

還有一個。他忍耐不住，他急於想來看你……」

同時，一個小船體從那羣死人中間溜了出來，走近了亞德連。他的頭蓋向着棺材商人親切地發着微笑，淺綠與紅的布片和布條子掛在他身上猶如掛在一個竿子上面一樣，他的足脛骨，在寬大的靴子裏面，好像杵在乳鉢中研搗一般。

「你不認識我了麼，蒲洛哥洛夫？」骷髏說。「你不記得退伍的巡查比約特爾·伯脫維持·古里基納了嗎，在一七九九年，你賣給他的第一口棺材？並且那是拿松板來冒充黃楊的！」

說着，這架骷髏張開了兩臂。亞德連大叫一聲，使勁把他推開。比約特爾·伯脫維持搖顛不動，於是地上跌成粉碎。一種忿怒的啾啾的聲音從死人中間發出來。他們通通起來替他們的朋友報仇，拿了咀咒和威脅來追襲亞德連。可憐的主人被他們的叫聲震聾了耳朵，到了幾乎閉了氣，狼狽不堪，倒在巡查的殘骸上面，昏死過去。

太陽已經很久就照着棺材商人所睡的床鋪了。他畢竟睜開了眼睛，看見女用人在他面前預備茶罐。他帶着恐怖去回憶昨夜的事情：梯優基拉，團長，及巡查古里基納都模糊地出現在他的記憶裏。他靜默着等待女用人來告訴他昨夜的事情結果怎樣。

「好啊！我們可以說你是睡夠了，我的伯伯！」阿克西尼亞在把便衣遞給他時說。「我們的鄰居裁縫師已經來看過你了，還有本區的巡查曾經來告訴你，今天是巡查廳廳長的生日；但是你睡得那樣好，我們不願意驚醒你。」

「是不是有人從新死的梯優基拉家來過？」

「新死的？那末她死了？」

「哦，你怎麼這樣蠢，昨天你沒有幫忙我料理她的喪事嗎？」

「你在說什麼，老伯伯？你是不是在發瘋？或者昨天的酒還沒有醒過來？你

說什麼喪事？昨天整天你在德國人家裏慶祝結婚紀念，你回來已經醉了，你倒在床上一直睡到現在，彌撒的時候已經過了。」

「不可能！」棺材商人很高興地說。

「的確確就是這樣的，」女用人說。

「那末！倘使這是真的，趕快給我一點茶，並且把我的女兒們叫來。」

# 驛長

第十四等騎官員

驛站裏的狄克推多

維亞森斯基王子。

我們中間那一個沒有碰到過要詛咒一個驛長的呢？那一個沒有和他們發生過打架的事情的呢？我們中間那一個碰着憤怒的時候，沒有問他們把那本要命的簿子拿出來，好得把一句抗議那偏袒，粗魯和疏忽的行爲的廢話填上去的呢？我們中間那一個沒有把一個驛長看做人類的贅疣，祇比得上舊日的門盞，或者祇比得上維亞森斯基森林裏面的強盜的呢？

可是，也要來得公平點，設身處地替他們想想罷，那時我們也許多帶一點慈心去裁判他們。一個驛長是怎麼樣的人呢？一個社會最下賤的倒毒的人，他的等級只能使他用不着挨打，而且還不是常常免得掉的啊（我只好問讀者原諒了）！像維亞森斯基打趣着要這樣叫他，這個「狄克推多」整天忙的是什麼呢？實實在在是一些苦工！白天，夜裏，總沒有一刻休息。旅客要把在厭悶的長途中的積氣都發泄到驛長身上。天氣使人不快麼，道路不好麼，馱者執拗，為匹懶惰，都是驛長的過錯。當旅客跑進驛長的簡陋的屋子裏，他便把他當做敵人看待。能夠快快地把那個驢鞍的傢伙打發開去就是驛長的好運氣。但是要是馬匹沒有下……天啊！恫嚇的話和手勢也夠受！他要冒着雨，踏着泥濘通村去找。只怕是要避開那個盛怒的客人的叫號和癡狂一刻鐘，雖然在大寒天裏，也只好躲在長廊底下。來了一位將軍麼，驛長顛巍巍地把最後的兩部三馬冰車讓給他，那管這兩部是宮裏的郵車。那位將軍也不稱謝就跑了。五分鐘後，鈴子響起來，郵夫又把路

程紙給他擲到桌上……

認真追溯到這些事情，我們心裏的憤怒會改變成爲一種真誠的同情。還有兩句話：二十年來我從四方八面穿過俄國；我走過所有的大路；我認識了幾代的驛夫，很少驛長我沒有和他們至少是會過面，或有過來往的；我希望不日便把我的稀奇的旅中見聞發表；現在我只想說出大家對於那班驛長所有的印象是最假不過的。這些受到這樣誹謗的驛長，本是一些安靜，喜歡服務，愛好社交，不妄想以着榮譽，總之，不太貪婪的人。在他們的談話裏面（旅客先生們不該不屏去聽官）人可揀到許多希奇和裨益身心的東西。至於我本人，我承認我之願意和他們談話，還甚於和某一個因公出外的高級官吏。

我能在這一班光榮的驛長中間找到幾個朋友本是意中的事。其中有一個回憶在我看來是特別寶貴的。一些特別的情形使我們往日大家聚在一起，我想和諸位可愛的讀者說說的也就是他。

一八一六年五月，適值我從那條現在已荒廢了的大路走過N城。因為我的官職卑賤，我只能坐兩匹馬的車子。驛夫對我也就沒有一點敬意，並且往往要跟他們吵架才能得到我自以為應該得到的東西。當驛夫把那部給我預備好的三馬冰車讓給一個高級人員時，年少氣盛的我對於他的下流和卑怯動輒發怒起來。同樣，一個吹毛求疵的奴僕要在公共的議會裏最後才把菜盤遞到我面前，我也得有相當的時間才習慣起來。我今日想來，事情本來都應該是這樣的。其實要是不照這個夠實用的：「等級尊敬等級」的規矩，另外換上一個：「聰明尊敬聰明」的規矩，那會鬧成個什麼樣子呢？多少的吵架啊！要把菜盤傳遞，用人又該怎樣到那幾位去？……

◎但是我且言歸正傳。

天氣很熱。在N城的站頭還有三俄里，開始落下幾滴雨點，跟着便變成一陣

大雨，頃刻間把我的全身溼透了。

到了站頭，我的頭一樁事情便是趕忙把衣服換掉，次後便叫人燒茶。「哦！多妮亞！驛長叫着。洗淨一個銅壺，去拿點乳酪來。」

說着，從板壁後面走出一個十四五歲上下的女孩子，正在進口跑着。她的顫顫打動了我的心。

——這是你的女兒麼？我向驛長問着。

——是的，他答道，帶着一副心滿意足的神氣。而且這樣懂事，這樣能幹；跟她死去的娘是一模一樣。

隨後他動手登記我的路程紙，一面我端詳着裝飾他底簡陋却是潔淨的下處的那些畫像。這些畫像繪着「浪子」的故事：頭一張上面，一個穿着室內的袍子和頭戴一頂睡時用的帽子的可敬的老人，把一口錢袋給一個不安定的少年，并且匆匆地給他祝福，然後讓他上路。另外的一張用大膽的筆法，寫出那放逸的青年和

那些虛偽的朋友及無恥的女人坐在一起。更遠的一張，少年把金銀散盡，披起破爛的衣服和頭戴一頂三角帽，看守着一羣豬，并且分用它們的食料；他的臉上露出憂愁和悔恨。最後繪着兒子回到父親家裏；那善良的老人戴着一樣的帽和穿着一樣的袍，走來迎接那個跪在地下的浪子；背後一個廚子宰着一頭肥大的小牛，和長子向奴僕詢問着家裏這樣高興的原因。每一張畫底下都寫着一句適當的德文詩。

直至今日這一切都留在我的記憶裏面：鳳仙花的盤子，雜色帳子背後的床：：我好像還在那裏，看見那主人本人，一個五十上下的漢子，英俊而有生氣。身上穿的禮服面前三顆勳章吊在褪色的絲帶上頭。

我剛把老馬夫打發走，多妮亞舉着壺子回轉來。頭一眼，那小妖精就看出她給我的印象；她把她底藍色的大眼睛放低。我和她攀談起來，她并不帶一點羞澀，回答着我的話，儼然個見慣了世面的女子。我邀她父親喝一杯五柴酒，

我遞給多妮亞一盅茶，我們三人便縱談起來，好像我們大家是向來聚得好的。

馬正是老早預備好了的，但是我沒有一點要離開驛長和他的女兒的意思。我終於和他們告別；父親祝我一路平安，女兒伴送我到車前。我在進口站住并求她允許我和她擁抱；她答應了……我一連吻了許多次。

自從我幹……

但是沒有一回讓我留着這樣溫柔和這樣長久的回憶的。

幾個年頭度過，一些特別的情形把我引回同一的路上，并且在同一的地方。

我記得老驛長的女兒，想到和她重新見面心裏便快活起來。「誰知道那老頭變成怎麼樣了？我想着。說不定被裁撤了。還有多妮亞呢？一定是嫁人了。」一死的思想也掠過我的腦後；我便帶着一種愁慘的預感行近N城的站頭。

馬正停在驛站的店子的門前。走進房裏，我馬上認得「浪子」的畫像；桌子和床仍舊放在往日的地方，但是窗前再也沒有花，一切都指示着零落和荒廢。

驛長團在他的皮大衣裏睡着；我抵步時把他撥醒了；他翻過身來……不錯，這是西徽安維利納，但是他却老到這個樣子！

當他準備着登記我的路程紙，我呆望着他的斑白的頭髮，那副沒有鬚乾淨的臉上的深深的皺紋，彎曲了的背，我驚奇於三四年的功夫便可以把一個壯健的漢子變成一個老頭兒。

——你還認得我麼？我問着他。我們是老朋友。

——那是有的，他帶着憂鬱的神氣答道；道路很廣闊；不少的旅客經過我這裏。

——你底多妮亞她可大安嗎？我繼續說。

老頭兒皺了皺眉頭。

——天曉得！他答道。

——她是嫁人了？我說。

老頭兒露出不懂得的樣子，并繼續低聲念着我的路程紙。

我不再問他，并叫人燉茶。但是好奇心攪擾着我，我打算借五味酒的力量使我的老友開口。

我並沒有想錯：那老人家沒有謝絕我奉給他的酒杯。不久那糖酒精便征服了他的憂鬱的脾性。喝到第二杯他的舌頭解開了。他記得我麼，或者他裝做記得麼？他對我說的故事使我感到興味並且那時使我大為感動。

——你認識我的多妮亞麼？他開口說。那一個不認識她呢？啊！多妮亞！多妮亞！好得人疼的女孩子！經過這裏的人都稱讚她。從沒有一個人對她有過什麼閒話可說的。太太小姐們都送她東西，誰一條圍頸巾，誰一副耳環。旅客們藉口午膳或晚膳停留在這裏，但其實是要盡情來欣賞她。頂難相與的看見她也就好說話，并和我客客氣氣地打招呼了。你能相信嗎，先生，宮裏的郵差，使員，都爲她耽擱在這裏。店子賴她才待生意興隆；要收拾墨子麼，做飯麼，她都有時

聞。至於羅這個老僕，我的一心一意都在她身上！她就是我的命根兒。啊！我可真的愛過她，我的多妮亞！我可真的疼過她，我的孩子！她往日的的生活不是很適意的嗎？但是不然，不幸是預防不來的；誰也不能避免他的運命。

然後他開始給我訴說他的苦恨。三年前，一個冬天的晚上。正當他整理着他的登記簿和當他的女兒在板壁後縫着一件袍子的時候，來了一部三馬冰車；一個頭戴一頂錫裏西帽子，披着一件軍用外套和圍着一條方巾的旅客，走進室內並催索馬匹。所有的馬匹都已經上路。聽見這個消息那旅客提高他的嗓子并舉起他的皮鞭，但是多妮亞，着慣了像這樣的事情，從板壁後面跑出來并柔聲問着他不想用晚餐。

多妮亞的出現產生了通常的功效。旅客的怒氣平了；他願意等着那些馬匹并叫人預備晚餐。他揭去濕透了的帽，解開方巾，脫掉外套，顯出他是一個輕盈的少年騎兵，長着帶緞的黑鬍子。他就在驛長店裏住下，開始和驛長和他的女兒開

心地談話。晚膳預備好了。馬匹正在這個時候回來，驛長走出去，連蕎麥還沒有給它們吃，便叫人馬上把旅客的冰車駕起；但回頭他望見那少年，直挺挺地躺在長椅上面，失掉了一半知覺；他感着一種不適；頭部覺得痛苦；絕對不能上路；……怎麼辦呢？驛長把他的床讓出來，并且大家決定了明天叫人到S城找一位醫生來，假若那人的病沒有轉機的話。

翌日那騎兵覺得更加不如了。他的下人到了城裏找尋醫生。多妮亞用一條潔透了醋的手巾包着病人的頭，并拿了她的針筒靠近他的床坐着。驛長在場的時候，病人不住地呻吟着並且差不多什麼話都不說；雖說這樣他却喝了兩杯咖啡，并且一面呻吟，一面叫人預備晚餐。他頻頻地要東西喝，於是常在他身畔的多妮亞，便給他遞上一盅她預備好的檸檬汁。病人輕輕地啜了一口便把盅子遞回去，他的無力的手緊壓着多妮亞的手作為感激的表示。醫生在晚膳的時候來到了。他按着病人的脈搏，用德文和他談話，然後用俄文說他只需要一點休息，兩日後他

便可以繼續他的旅程。騎兵給他二十五盧布作爲診金並留他晚膳；醫生答應了，兩人都痛快地吃着，喝了一瓶酒彼此盡歡而散。

又過了一天功夫，騎兵完全復原了。他是能夠開心的，不停地時而和多妮亞，時而和驛長打趣着；輕輕吹着口哨，和旅客們攀談，登記着他們的路程紙，而且那個好驛長終於對他懷着一種這樣的好意，使他在這兩天之後捨不得離開一個這樣可愛的客人。

這是禮拜天，多妮亞準備好去做彌撒。人把騎兵的冰床牽過來，他和驛長告別，慷慨地付給膳宿的費用；他和多妮亞告別，隨後提議把她送到禮拜堂去；禮拜堂就在村的盡頭。多妮亞還是遲疑未決……「你害怕什麼？她的父親對她說，上官又不是一條狼，他不會把你吞下去的；和他一直走到禮拜堂散散步就好了。」多妮亞登上冰車靠近那騎兵坐下，用人跳上他的位子，取者一聲么喝，罵便飛馳前去！

那個可憐的驛長不明白他怎麼會讓多妮亞和那騎兵一起出去，他怎麼這樣糊塗，膽敢會錯亂到這個地步。

半個鐘頭纔過去憂慮便緊壓着他的心；他感覺着非常的不安甯，他不久便把持不住并親自走到禮拜堂去。他走到禮拜堂前面時大衆都要散了；至於多妮亞，她也不在禮拜堂的附近，也不在禮拜堂前面的廣場上。他趕忙走進禮拜堂；教士正在走下講台；助祭士正在掩熄蠟燭；只有兩個矮小的老太婆在一個角落禱告着；但是多妮亞并不在那裏。那可憐的父親只賸得一絲的勇氣去問助祭士她有沒有來過。助祭士對他說沒有。驛長回到家中心內冷却一大半。還賸給他一個惟一的希望：多妮亞年少輕率，也許有意思一直走到對下一個站頭，那兒正住着她的義母。

他帶憂慮等待着讓她坐出去的那部冰床回頭。駁者可沒有回來。終於到了驛頭，駁者才獨自一個醉眼惶惶地出現，帶着驚人的消息：多妮亞和那個騎兵

那老頭兒受不起他的不幸……他病倒了并躺在那個年青的拆白隔夜睡過的床

上。

回想到所有經過的情形，驛長到底明白那騎兵的病不過是一種假託。那不幸的父親害着一場太熱症；人把他送到S城去，另外任命了一個驛長來替代他。同時叫來看那個騎兵的醫生，現在診視着他。他告訴驛長那個青年沒有一點毛病，他并且開首就猜到他的心懷不軌，但是他沒有做聲，害怕着他的皮鞭。這個德國人說着真話麼？還是他不過要誇耀他的銳利的眼光呢？無論如何他的話不會安慰過那可憐的病人多少。

剛剛復原，他向局長請了兩個月的假，并且也不把自己的意思告訴任何人，便步行上路去找尋他的女兒。他在路程紙上得知民斯基隊長從斯毛連斯卡往彼得斯堡。載着他的奴者曾說多妮亞，雖然看來十分情願出走，一路上却淌着眼淚。

「或許我會把我走失了的羊帶回家裏吧？」驛長想着。他就懷着這個希望走到彼得斯堡，他寄寓在意斯馬義樂甫斯基軍的駐地，他的舊同伴，一個退伍的下級軍官的家裏。他馬上開始訪問并得知民斯基隊長現在住在彼得斯堡的杜穆公館。驛長決定到他家裏。

一天清早，他走到那位軍官的家裏并請求呈稟上官說有一個老兵想見他。一個傳令兵，正在替一隻靴子上油，聲音先生正在睡着，在十一時以前不會客。驛長退出去，隨後到了指定的時刻再回來。民斯基親自接見他，他穿着室內的袍子及頭戴一頂圓形小帽。

「有什麼事？」他問道。

心悸動着，眼含着淚，那老頭兒帶着一種顫慄的聲音，僅說出

「上官大人！……看主的面上！……」

民斯基恍惚地看他一眼，飛紅了臉，執着他的手，帶他到事務所內，隨手把

門上了鎖。

——上官大人！那老頭接着說，失掉了的就不必算了；至少你把我的可憐的多妮亞交還我吧。你拿她也開心得夠了；不要徒然地讓她墮落下去。

——已往的事不能加以改變，那青年在一種極度的忙亂中說。我是對你不起；我能夠向你求情也感覺着幸福；但是別相信我能夠離開多妮亞呢；她的一身不愁什麼，我敢對你這樣保證。你要她有什麼用處？她愛我；她已經失却她舊日的生活的習慣了。無論你，無論她；你們都不能忘掉那過去的事實的。

跟着，從驛長的袖掖溜進一點東西，他把門打開，驛長猛然又站在街上。

他呆住了半天。他終於在他的袖掖內看見一束紙幣，把它抽出來并解開數張五十盧布的錢票。他的眼眶又重新填滿了眼淚，憤怒的眼淚！他把錢票搓成一團，擲在地上，踐踏它們并走開……走不到幾步，他住了腳，思索着……復回過身來；但是那些錢票已經沒有了。一個衣裳楚楚的青年，望見他，走近一部馬車。

跳上去，口裏嚷着：「走罷！」驛長也無意去追趕他。他決定回轉鄉間，但回去之前，那怕是最末一回，他也想會會他的可憐的多妮亞。兩日後，他再回到斯堪那裏，但真傳令兵板起面孔告訴他說先生不會客，把他推到外面，關上門不理他。驛長在那裏站了一會，然後跑開……

同一天的晚上，在一切苦難禮拜堂聽完一段彌撒，他在利特以拿街街上踱着，正值一部很華貴的車子在他面前掠過，驛長認得是民斯基。車子停在一間三層樓的房子前面，那騎兵奔走上右階。驛長心生一計；他跑回來，走近車夫并問着他：

「好友，這部車子是誰的？它不是民斯基的麼？」

「正是他的，車夫答道。但是你問它做什麼？」

「不錯！你聽哪？你的主人要我帶一個條子給他的多妮亞，你看我把她的

地址忘記了，他的多妮亞的地址！」

——就在這裏，二層樓上。但是，好友，你拿着你的條子，你可來得太晚了。他自己已經到了這裏。

——那是沒有什麼要緊的，驛長帶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勇氣回答；謝謝你的指示；我幹我的事情。說着他便登上石階。

門是關住的；他按鈴。幾秒鐘的艱難的等待過去了。鎖聲鏗鏘地響着；門開了。

——阿甫道奚阿·西微奴甫納是不是就住在這裏？他問道。

——正是這裏，那年青的女僕回答。你有什麼事情叫她？

沒有回答她，驛長走進客廳。

——進不得的！進不得的！女僕叫着阿甫道奚阿·西微奴甫納有客。

驛長，沒有聽她，繼續着前進。頭兩間房子沒有燈火，第三間是照亮的。在一間陳設華麗的房裏，民斯基帶着沉思的面容，坐在一張大椅內。多妮亞，御着

最輝煌的時髦服飾，倚在大椅的靠手上面，彷彿一匹英國名馬上面的女騎士。他的嫵媚的眼睛望民斯基，拿那軍官的黑髮捲來繞着她底明亮的手指。可憐的釋長！他從來沒有見過他的女兒有此刻的漂亮的；他忍不住也要贊賞她。

——是誰？她問着，沒有轉過身來。

他不做聲。沒有得到回話，多妮亞仰起頭來……便大叫一聲，倒在地毯上面。驚住了，民斯基趕忙要把她扶起來，但是他猛然望見老釋長站在門邊，就讓多妮亞躺在那裏，他走近他，渾身氣得發抖，咬着牙齒：

——你幹麼的？你幹麼像一個強盜來追着我？你要殺我，是不是？出去！

然後，抓着老頭兒的鬚子，用力把他推到外面去。

釋長走回寓所。他的朋友勸他上訴；老頭兒反省，聳起兩肩，決定退步。兩日後他離開彼得斯堡回到他的站頭，他重新在那裏執行職務。

——你看已經有三年多妮亞沒有在我的身邊了，同時我也沒有一點她的消

息，他敢往說。她還活着與否？天曉得罷了。什麼都會有的！這也不是一個不檢的旅客所誇慕的最初或最後的一個女子；他們把這些女子留着多少時候，隨後便把她們拋棄。在彼得斯堡像那樣的年青的癡女孩不知道有多少，今天穿着絲的天鵝絨的，明日也許就要和那些最下流的無賴一起招搖過市。當我想着多妮亞也會有這樣的日子時候，我不覺冒着天譴而盼望着她死……

這是我的朋友老驛長的一番敘述，這番敘述被他的眼淚中斷了不止一回，他拿起他的衫襟用一種怪好看的手勢來揩拭這些眼淚，正如的米特利換夫的出色的歌舞裏面的熱心的土郎的殊一樣。這些眼淚的一大部份是由於他說話時喝下的五杯五味酒得來的……無論如何，這些眼淚使我感動。而我離開老驛長後許久還不能把他忘記，許久我還想着那個可憐的多妮亞……

直至最近，道經N境，我想起我的朋友；我訪得他所管轄的頭頭是撤消了。當我問及：「老驛長還健在麼？」沒有人能夠給我滿意的回答。我便決定了重訪

這些我很熟識的地方，我租了馬匹出發到N村。

這是秋天。小小的灰色的雲壓着天空；一陣風掠過收割後的田野并落盡樹上的綠色或紅色的葉子。日暮時我行抵村中，停止在站頭前面。長廊下（這是往日那可憐的多妮亞和此擁抱的地方）走出一個肥胖的村婦；她告訴我老驛長死去快有一年了，他的房子現在住着一個製啤酒的人，她的丈夫。

我悔恨此次無用的旅行和空費了七個盧布。

——他是因爲怎樣死的，我問着販啤酒的女人。

——因爲喝的太多，好先生，她答道。

——他葬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那一頭，靠着他的死去的老婆。

——可以把我引到他的墳墓去嗎？

——爲什麼不可以呢？真！旺家！你和貓也玩得夠了。伴着這位先生到墳場

去吧，告訴他驛長的墳墓在那裏。

正說着，一個衣服襤褸，獨眼和赭色頭髮的小孩，跑到我的身邊，馬上把我引到墳場去。

——你認識那死者麼？我問着他。

——怎麼不認得呢！他教會了我裁野笛。當他從酒店回來（願他的魂平安！）我們繞在他後面，「老伯伯，老伯伯，給我們一點櫃子；」他便給我們多少的櫃子！他常和我們頑着。

——還有那些旅客呢？他們還記得他麼？

——現在也沒有多少旅客；陪審官雖然也從這裏經過，但是他有別的事要做，管不到那些死人。今年夏天來過一位太太；她問訊過老驛長，並走去看過他的墳墓。

——怎麼樣的太太，我帶着好奇心問他。

——一個漂亮的太太！那小孩答。她坐着一部六隻馬的四輪車來的，帶着三個小公子，一個保姆和一隻小黑狗。當我們對她說過老驛長死了，她淌着眼淚並對孩子們說：「你們乖乖地留在這裏吧；我要到墳場去。」我本來要引她去的，但是那位太太對我說：「我認得路。」她便給了我五個銀「戈貝」，真是一位好太太！

我們達到了墳場，是一塊沒有牆垣的空地，布開一些有一株樹庇蔭着的十字架。我一生沒有看見過這樣悽慘的墳場。

——這就是老驛長的墳墓了，孩子跳上一堆沙土上對我說，這堆土上面插着一個嵌着銅製的聖像的十字架。

——那位太太是不是來到這裏？我問着。

——是的；我遠遠望着她，旺家答道。她在這裏躺下，她就這樣的躺了一會。然後她走到村裏，她把教士喊來，給他一點銀子便去了。而我呢，她給了我

五個銀「戈貝」。真是一位好太太！

我也一樣，我給小孩子五個戈貝，並且再不悔恨此次旅行，也不悔恨我用去的七個盧布。

(陳古元譯)

# 射擊

我們射擊了。

——巴拉磨斯基。

我立時督使夾門底權利殺死他（我底射擊還留在他身上）。

——羅曼的一塊。

我們駐留在×××小鎮了。軍隊裏士官底生活是大家都知道的。早晨——學術科，騎術科；午餐在團長或猶太人的酒館那裏；夜晚——彭司●和紙牌。在×

●彭司 PUNCH，用香料調製的啤酒。

××沒有一所公共俱樂部，沒有一個待嫁的姑娘；我們只彼此會聚着，那裏，除了自己底軍服，我們什麼也沒有看見。

祇有一個是不屬於軍界的人，參加到我們這團體來。他大約有三十五歲，因此我們把他算做老人。經驗使他在我們面前佔了許多便宜；同時他底習慣的憂鬱，緊張的神經和粗惡的言語在我們底年青的腦裏發生了有力的影響。似乎有一種玄秘籠罩着他底運命。他自然是俄國人，却取了外國名字。某一時期他曾在鏢騎隊裏供職，也很幸順；然而誰都不知道什麼原因，引得他辭了職，而且移居到那可憐的小鎮，他住在那裏，伴着困窘，和奢侈：他走路永遠是步行，身上穿一件破舊的黑禮服，但他爲我們團裏所有的士官設了一隻公用的桌子。是的，他底由一個退伍兵調製的午餐，總有兩三個大盤子，不過那些酸醉的東西常是淌出一條小流。誰都不知道——無論他底境况，無論他底收入，誰也不把這些事情斂

強去問他。他收藏了些書籍，大部分是軍事學，其餘是小說。他高興把它們借給別人閱讀，永遠不向他們追索；因之那些書永遠不能歸還原主，它們是忙着的。他底重要的事業就是用手鎗射擊。他底屋裏牆壁上充滿了子彈打穿的孔痕，充滿了裂洞，好像蜂巢。手鎗底寶貴的藥劑就是他居住的寒儉的小泥房裏底唯一的奢侈品。技術，他達到怎樣的程度，不敢難定地說，不過如果他要用手鎗從什麼人底帽子上射擊一隻梨。那麼，在我們團裏是沒有一個人會對他搖自己底頭的。

我們中間底談話常常說到決鬥；希利渥（他底名字）從來不在這種談話上插進來。若問，他遇過決鬥沒有，他只枯燥地回答，遇過，再詳細就不說了，可見這種問題他是不喜歡的。我們猜想，在他底良心裏必擺着他底驚人的技術底怎樣一件不幸的犧牲。可是，我們很像有點懦怯——就是在腦裏也不會對他發生些少疑念。有種人，他們底面貌竟會排逐了這類疑念。

一件突然的事情驚動了我們所有的人。

有一次，我們士官們十個人在希利渥那裏午餐。照常的喝了酒，這是說喝得很多；飯後我們請主人作莊陪我們打牌。他推辭了許久，因為差不多一向沒有玩過這東西；最後，叫人拿出了紙牌，撒了五十個且爾文此。在桌上，於是坐下分牌。我們圍繞着他，就開始賭了。希利渥有種習慣，在玩的時候總保持着絕對的沉默，從來不爭論也不說明。如果賭家錯算了帳，他就立刻付清不夠的數目，或者記下所餘的數目。我們已經知道了這，也就不妨礙他按照自己底方法從事。但是我們裏面，有一個新近纔調來的士官。他，也在賭，不留心地找錯了最末一門。希利渥拿起粉筆依着自己底習慣去平算數目。士官，以為他錯誤了，出來糾正。希利渥沉默地繼續分牌，士官，忍耐不住了，拿起刷子擦去那他認為寫錯了的。希利渥拿起粉筆重新寫上了。士官，被酒，同事們底玩弄和嘲笑所燃燒，覺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憤怒地從桌上抓起銅燭台，把它朝希利渥擲去，他不是躲得

快就被打着了。

我們都激動了。

希利渥站起來，由於忿恨臉都變白了，閃着亮晶晶的眼睛說：

「敬愛的先生，請你出去，你應該感謝上帝，這件事情發生在我底家裏。」  
我們毫不懷疑地隨着猜測這新同事一定要打死的。士官走了，還說要報復這  
次侮辱，任憑牌主人怎麼決定。又繼續玩了幾分鐘；但覺得，主人不願再玩了，  
我們一個跟一個放下了牌，返回宿舍，談論着快要遺下的空缺。

第二天上騎術科的時候，我們詢問，那可憐的中尉還活着沒有，恰好他自己到  
我們這裏來了；我們又把這題目問他。他答，關於希利渥他還沒有任何消息。這  
使我們奇怪了。我們到希利渥那裏去，在院裏找着了牠，他正對着掛在大門上的  
標記二個子彈連一個子彈地打靶。他照常地招待了我們，沒有一句話說到昨天經

指「新同事」打死後遺下的空缺。

過的事。過了三天；中尉還活着，我們詫異地問：

「難道希利渥不會決鬥嗎？」

希利渥不會決鬥。他以極簡單的解釋而滿足而和解了。

這件事在年青人底思想上嚴重地損傷了他。勇敢底缺點比一切都很少，  
青的人們原諒，這些人時常在勇敢上審視人類的價值底高峯和可能的瑕疵底寬  
恕。雖然，漸漸地一切也都忘卻了，希利渥重又挽回了他底以前的影響。

祇我一個人不能再同他接近了。我由於天性有種浪漫的幻想，這時以前我就  
過於一切人地傾服這種人；他底生活是個謎語，和我在我底眼裏是個神祕的故事  
底英雄，他很愛我；特別是同我一個人他放棄了自己底習慣的，激烈的粗惡言  
語，並且帶着誠懇和希有的快樂談到各種事物。但不幸的夜晚以後，我起了一個  
觀念，以為他底尊嚴沾污了，並且沒有按照他底自由的意念去洗淨，這個觀念沒  
有離開我，阻止我像從前那樣和他親近；我羞且恥於看見他。希利渥是十分聰明

而老練的。不會看不出這情形和猜不出這裏底緣故。彷彿，這苦惱着他；至少我覺察出有兩次他希望向我解釋解釋；但我迴避了這樣的機會，希利渥也就離開我了。自從那時我和他只在同事們中間會過面，我們以前的天真爛漫的談話是斷絕了。

首都底粗心的人民對於許多感覺沒有理解——連鄉村或小市底人民都知道的那種理解。例如，說郵遞日期底等候吧：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我們底團部辦公室裏擠滿了士官；某人等候錢，某人等候書信，某人等候報紙。常常也在這裏就把包封拆開的，新聞傳出來了，辦公室立刻呈現了一幅極其活躍的圖畫。希利渥得到的莊期我們團部收轉的信件，通常也在這裏找到的。一次寄給他一隻包封，他現出頂不耐煩的神情剝脫了那上面底漆印。一頁信露出來，他底兩眼冒火了。士官們，各人都忙着看自己底信，什麼也不會察覺。

「先生們，」希利渥對他們說，「一些事情要求我急速離開這裏，今夜裏我要走了；我希望，你們不拒絕到我家裏作最後的一次午餐。我也等候你，」他

轉過身，繼續對我說：「一定等候着啊。」

說完這話他急忙出去了；我們，約好了在希利渥那裏聚齊，就分散各奔自己底方向了。

我在預定的時間到了希利渥那裏，看見全團幾乎都在他那裏了。一切他底東西已經裝紮妥當；只剩下一架赤裸裸的射爛了的牆壁。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主人格外地有精神，不一會他底快樂就造成了空體的；瓶塞時時發響，玻璃杯浮起泡沫，不住潰騰。同時我們也儘最大的熱心祝他平安就道，萬事如意。到離開桌子已經天黑了。大家在認取帽子的時候，希利渥，感着無限的惜別，當我將要出門的一分鐘，他握住我底手，我站住了。

「我得同你談一談，」他輕輕地說。

我留下了。客人們都走了；剩下我們兩個人，彼此對面坐下，沉默地吸着煙。希利渥心裏很不安靜；他底癡癡的快樂底痕跡早消滅了。陰晦的蒼白臉，冒

淚的淚睛，和嘴裏吐出的濃烟，活活給他一幅十足的妖怪底形象。過了幾分鐘，希利渥打破靜寂了。

「也許，我們永遠不能再見面了，」他對我說：「在離別前我要向你剖白一下。你總會看出，我不大會觀別一方面底意見；但我愛你，我感覺：我將會痛苦，如果你底腦裏我留下歪曲的印象。」

他停止了，裝滿他底燃盡的煙斗；我沉默着，低着眼睛。

「你必覺得奇怪，」他接着說：「我沒有從那個酗醉的狂漢P×××要求賠償。你可以承認，若有選擇武器的自由，他底生命將完全操於我底手裏，而我底多半沒有危險；我寧肯在我底一個偉大的靈魂上添寫一筆退讓，可是不願欺騙。假如我能懲罰P×××，而不致把我底生命置入危險，那麼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他的。」

我驚異地望着希利渥。這樣的自狀完全攪亂了我。希利渥接着說：

「這真對：我沒有權利使自己死亡。六年前我被敵人打了嘴巴，而我底仇人到現在還活着哩。」

我底好奇心有力地鼓舞了。

「你沒有同他決鬥嗎？」我問。「事情當然和你沒有關係了？」

「我同他決鬥了，」希利渥答：「這就是我們決鬥底紀念品呀。」

希利渥站起從厚紙盒裏拿出一頂鑲着金邊金織的紅帽子（法國人叫 *Mousette de Polonois*），他戴上它；它底靠額頂的地方是被子彈洞穿了的。

「你知道，」希利渥繼續說：「我曾經在×××鏢騎隊團裏服務。我底性格你是明瞭的；我喜好逞強，這成爲我底少年時代底煩惱。在我們底時代粗暴算做時髦；我是軍隊裏第一個烈性的人。我們以酗酒自傲；我飲勝了介尼斯·達衛道甫所稱讚的著名的布爾曹夫。決鬥在我們團裏時時刻刻發生；我總不是做見證人，就是做實行人。同事們都崇拜我，常常調換的團長們呢，看我，好像看一個

頗重要的邪物……。我正安然（或不安然）享受我底盛名的時候，有一個富而知名（我不叫出他底名字）青年人到我們這裏來任職。我生來不會遇見這樣個空皇的幸運兒！你自己擬想一下吧，青春，聰慧，漂亮，極瘋狂的快樂，極任性的勇敢，震耳的大名，他不知道計算並且在他永遠也不枯竭的金錢，你自己擬想一下吧，他在我們中間應份帶來了怎樣的結果罷。我底優勢動搖了。因我底名譽所誘引，他開始尋求我底友誼，但我對他很冷淡，他也就毫不顧惜地疏遠我了。我實在討厭他。他底在團部和婦女社會裏的進步使我生了很大的灰心。我起意同他尋找吵鬧；針對我底嘲諷詩他回答了嘲諷詩，他底詩似乎越趨出我底意料而我底詩薄，他底詩，又是沒有更可笑的例子的。他鬧了玩笑，我越加憤恨在心了。後來有一次在個波蘭地主底跳舞會上，他底外表成了所有婦女底注意底目標，尤甚的是從前和我有過交情的女主人自己。我俯到他底耳邊說了怎麼一句奚落的蠢話。他紅着臉打了我一個嘴巴。我們跑去取劍；婦女們嚇得昏倒了；旁人拉開我們。

就在這一夜我們去決鬥了。是剛穩天放光亮的辰光。我偕同我底三個副手站在指定的地點。我滿着無法形容的焦燥等候我底敵手。春天的太陽升起了，濛濛散出了。我看見他遠遠來了。他徒步走着，軍服搭在劍上，後面跟着一個副手。我們前去會過他。他走近了，手捧着一頂裝滿了櫻桃的帽子。副手給我們量了十二步距離。我應當是第一次射擊的人；不過憎惡的波浪凶猛地顛簸着我，我不能信任手腕底準確，為的呀！自己有時間鎮靜，讓給他第二次射擊；我底敵手卻沒有同意。我們談話抽籤：幸運底永遠的愛人的他，抽着了第一籤。他描準了，一彈打穿我底帽子。輪到我了。他底生命最後終於落在我底手裏；我貪婪地望着他，努力想捉得即使一小點不安底黑影。他迎手鎗站着，從帽子裏揀擇熬透的櫻桃吃，把那些核子都吐到我面前來。他底無感刺激了我。「有什麼裨益呢，」我想：「你要剝奪他底生命，那時他對這事還完全不覺得害怕？」憎惡的意思在我底腦裏消失了。我放下手鎗。「你，像是，此刻還不會死，」我對他說：「請你回去

吃早飯吧；我不願妨礙你了。」「你一點沒有妨礙我。」他答：「請●你自己放鎗吧，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你；我無論什麼時候都準備聽候你底差遣。」我轉向副手，說明此刻不願放鎗，決鬥到這就完了……

「我退伍後離開那裏就移到這處小鎮。自從那時，沒有一天，我不想到復讎。現在我底時辰來了……」

希利渥從衣袋裏掏出早晨收到的那封信，把它給我讀。一個人（大概是德威本務代理人）由莫斯科寫給他的，說那有名的人物最近要同那又年青又美麗的姑娘舉行正式婚禮了。

你猜，希利渥說：「這有名的人物是誰。我要到莫斯科去。我們看看，他在自己底婚禮前面赴死是否還是無感的樣子，如同某個時候他吃着櫻桃等候

●「請」字係複復上句「請你再去吃早飯吧」處「請」句字，原文字法嚴密，容易看出，因

意譯筆不顯，故註。

它！

希利渥說完話站起來，把他底帽子拋在地板上，在屋裏來回走着，和老虎困在牠底洞裏一般。我一動不動地傾聽了他；希奇的，矛盾的感覺波蕩了我。

僕人進來報告，馬預備好了。希利渥緊緊地握了我底手；我們相吻了。他坐上小車，車裏攜着兩隻旅行袋，一隻裝着手鎗，一隻裝着他底日常用品。我們又來道別，馬就跑去丁。

## 二

過了幾年，家庭的事情迫我移居到N××縣底貧苦的小村。雖則爲家務累壓，我還不斷地將地頭想過去的我底喧嘩和無慮的生活。對於我比什麼都難堪的是在最孤獨中學督度送春天和冬天的黃昏。晚餐前我還有辦法磨完時間，同管理人談話，巡視工作，或者參觀新的建築；等一到黃昏，我就完全不知道，往哪裏

證據。我在衣櫥和倉庫底下發見的那幾本書，已經背誦熟了。所有的，祇管家婦就開洛夫婦纔能記憶故的事，也都對我講述多次了；農婦們底歌曲令我愁悶。我就開始喝並不甘美的菓汁酒，但它使我底頭痛；是的，我承認，我也曾害怕因痛苦變成醉漢；這是說，最痛苦的醉漢，這種例子我在我們底縣裏看見過很多了。

我底附近沒有親近的隣人，除了兩三個痛苦的人；他們底談話大部分不離嗟歎和嘆息。寂寞一天天地增加。到後我決定儘可能早早地躺下睡覺，儘可能晚晚地晚餐；這情形下我縮短了黃昏，扯長了白天的經度，效果，確是不错。

離我四威爾斯特，有一處屬於伯爵夫人B x x底富麗的莊園；那裏祇住着管理人，伯爵夫人僅僅當她出嫁的第一年在自己底莊園裏住過一天，而且沒有住夠一個月。但是，到我墾居的第二個春天，傳聞伯爵夫人同丈夫在夏間將回自己底村莊來。實際，他們在六月初就到達了。

寶貴的隣人底到來對於村中居民是個重要的時代。地主們和他們底農人們由兩個月前直到三年後都要談論這件事。至於我呢，我承認，這個年青而美貌的隣婦底到來的消息強烈地震動了我；我必急得忍不住想看見她，因此在她到達的第一個星期日的午餐後就出發到×××村自薦於他們底羈前，竟如一個頂親近的隣人和頂卑順的僕人。

侍者把我讓進伯爵底會客室裏，隨後自己出去通報。寬闊的會客室佈置得極盡豪華；繞牆排着幾架書櫥，每架頂端擺着一座半身銅像；大理石的火爐旁蓋着一面高鏡；地板上鋪着綠色的絨氈。我自從離棄了奢華住到這貧苦的一隅，已經好久不見他人底豪華了，我膽怯怯地戰兢兢地等候着伯爵，彷彿省裏來的請願人等候着部長底出臨。

門開了，走出一個年紀約三十二歲的男子，非常漂亮。伯爵以開誠和友愛的態度接待我；我盡力振起精神將要介紹自己，但他搶了先。我們坐下了。他底談

話，是隨便而和諧的；不一會就驅散我底粗俗的懼怯；我剛纔恢復我底平日的狀態，伯爵夫人忽然出現了，於是騷亂比以前底更甚地又佔領了我。的確，她真是個義女。伯爵給我介紹了。我想裝出大方，然而越努力幫自己懸上自然的外觀，越感覺自己是笨拙的。他們爲使我有時間整理自己和對新的相識習慣，就自己交談起來，把我好似看做一個不拘禮節的老實的人。這時候我站起來回踱着，看着書籍和圖畫。關於圖畫我不是通家，可是有一幅惹了我底注意。它表現的是一種瑞士底風景；但那上面觸引我的並非筆法，而是，圖畫會被兩顆緊聯的子彈打穿的洞。

「唔，太好的射擊！」我轉向伯爵，說。

「是的，」他答：「很驚人的射擊。」

「你射擊得好嗎？」他接着問。

「還可以，」我答，很高興談話轉到和我相近的題目：「隔三十步射擊紙牌

我不會失錯的，當然，是使用熟悉的手鎗。」

「真的嗎？」伯爵夫人帶着十分留心的神情說：「呵你，我底朋友，隔三十步能打中紙牌嗎？」

「不論什麼時候，」伯爵答：「我們試試。當年我射擊得不壞；不過已經四年，我沒有拿起手鎗了。」

「噢，」我說：「若這樣的話我敢賭個東道，先生，即使隔二十步也不能打中紙牌；手鎗需要每天的練習。我在經驗上知道。我們團裏我算很好的射擊者們中底一個。遇着一次整個月我沒有撥弄手鎗，我底手鎗在修理；您想怎樣，先生？後來我第一次射擊，隔二十步打一隻瓶子，接連四鎗都失錯了。我們那裏有個騎兵上尉，是個敏捷的又是個有趣的人；他當時告訴我：『明白麼，兄弟，您底手不能打準一隻瓶子。不，先生，不應該輕視練習，這正是不熟慣的原因。最優秀的射擊者，他底成功我見過的，每天都要射擊，至少，午餐前要練習三

次，這樁事成爲他底習慣，有如酒杯。」

聽我興緻勃勃地談話了，伯爵和伯爵夫人都很愉快。

「那麼他怎樣射擊呢？」伯爵問我。

「就是這樣，先生：有時候，他看見一隻蒼蠅落在牆上……您以爲可笑嗎？」

伯爵夫人？真的，是的……有時候，看見一隻蒼蠅就叫「庫支柯」，手鎗！」

支柯把實彈的手鎗拿給他，他一撥機門，把蒼蠅頂入牆壁裏了。」

「奇怪！」伯爵說：「他叫什麼名字？」

「希利渥，先生。」

「希利渥！」伯爵從自己底座位跳起，叫：「您認識希利渥嗎？」

「怎麼不認識，先生，我們同他是好朋友呀；他在我們團裏就像自己底同事

弟兄；但已經五年，關於他，我不會得到一點消息了。看來，先生，您也許知道

● 撲入底名字。

他吧？」

「知道，很知道。他沒有對您說一種極奇特的事件嗎？」

「先生，不是在跳舞會上，他受怎樣一個粗人打了嘴巴的事件嗎？」

「他告訴了您這個粗人底名字嗎？」

「沒有，先生，沒有告訴……呵哈，先生！」我猜測着內容，繼續說：「請

原諒……我不知道……莫非是您嗎？」

「我自己，」伯爵現出特別猙獰的神情答：「子彈打穿的內容，就是最末次我

們會面底紀念品。」

「啊，我底親愛的，」伯爵夫人說：爲「上帝，不要說吧；我怕聽呢。」

「不，」伯爵反駁了：「我全都要說；他知道，我怎麼侮辱了他底朋友；也

讓他知道，希利溫怎麼報復了我。」

伯爵把椅子挪近我，我懷着活躍的好奇心聽了下面的故事。

「五年以前我結了婚。第一個月，The Honey-Moon，我來在這地方，在這村莊裏。我把生活底最好的時期和一段最深刻的回憶獻給了這所房子。一次晚間我們一同騎馬出外遊逛；妻底馬發點脾氣，她惶恐了，把韁繩交我牽着就步行回家了。我走到前頭。在院裏我看見一輛旅行的雙輪車；他們告訴我：在我底會客室裏坐着一個人，不說自己底姓名，只簡單地聲明，他有事來會我。我走進這間屋子。在暗處看見一個滿身灰塵和鬍鬚叢生的人；他站在這裏，靠火爐。我走近他，努力追憶他底輪廓。「你不認識我時，伯爵？」他顫聲地說。「希利渥！」我叫，想起了，我承認，我底頭髮都豎立了。「這是真的，」他接着說：「射擊保留給我；我特地前來放我底手鎗。你準備了嗎？」他底手鎗從側面的衣袋裏拔出。我量了十二步就站在那裏，牆角那裏，請他快快射擊，趁着妻避

● 蜜月。原作這句用英文，故存。

● 這句影射第二八八頁第一行「可是，也隨便你；你底射擊保留給我；」一句。

沒有回考。他遲遲着；他要燈火。把蠟燭拿給他了。我關上門，不許誰走入，又請他射擊。他舉起手鎗描準了……我覺得一秒鐘……我想到她……可怕的時間過去了！希利渥垂下手。『可惜，』他說：『手鎗沒有裝上櫻桃核……子彈太重。』我細思想，我們這不是決鬥，而是屠殺；我不習慣對付沒有武器的人。我們重新幹吧；抽籤去看誰第一次射擊。『我搖頭……表示我不同意……歸終我們還是裝好了鎗；捲了兩張紙券；他把它們放進從前被我打穿的那頂帽子裏；我又摸着了第一號。』你，伯爵，是魔鬼樣地幸運呀。』他微笑地說，那種微笑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做着什麼，和怎樣強迫我這麼做……但我放了鎗，打在了這幅圖畫上。伯爵用手摸着那幅射穿的圖畫，他底臉燃燒了，像一團火。伯爵夫人底臉比自己底手帕還白；我欲抑捺不住嘆息了。』

『我放了鎗，』伯爵繼續說：『感謝上帝，沒有打中；那時候希利渥……（他在這一分鐘，可是嚇人）。希利渥正向我描準。突然門開了，瑪沙叫喊着奔來抱

住我底脖子。她一來喚起我底全部勇氣。「親愛的，」我對她說：「難道你沒有看見，我們是在開玩笑嗎？你怎麼却驚慌起來了去，賜杯水再來我這裏吧；我將給你介紹這老朋友和同事。」瑪沙還不相信。「請您告訴我，我底丈夫說的對嗎？」她轉過身向嚴肅的希利渥：「對嗎，你們兩人是在開玩笑嗎？」他特特別地開玩笑，伯爵夫夫也希利渥答她：「一次他開玩笑打了我嘴巴，一次他開玩笑穿我底這頂帽子。」方是他又開玩笑沒有打中我。現在我也願意開些玩笑：「他隨着這話寫寫對我描準……看着她底面前，瑪沙朝他跪下了。」站起來，瑪沙說：「我憤怒地叫：『先生，你停止嘲弄這不幸的婦人好嗎？你究竟要放鎗，還是不呢？』」不難了，希利渥答：「我滿足了；我看見了你底迷戀；你底孱弱；我強迫了你射擊我。我滿足了。你要記着我。我把你賦予你底良心。」於是他就去了，但走到門邊站下，又看一眼被我打穿的圖畫，那上面的鎗

孔，簡直辨不清楚了，蒙蔽了。妻昏倒着；人們不敢挽留他，都用驚悸的眼光望着他；他出到階前，大聲命令了車夫就走了。上面的是我所能記得的一些。」

伯爵沉默了。這情形下，我知道從來不會有像這樣感動我的意義的故事完了。這個英雄我再沒有遇見了。人們說，當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sup>●</sup>暴動時期，希利渥會統率敢死隊支隊並且犧牲在石枯涼<sup>●</sup>下的戰爭裏了。

(孟十還譯)

● 亞歷山大·伊普西蘭特(1781-1828)，希臘人；幼年在俄國受教育，以後入俄國陸軍裏服務，一八一七年升少將。這時擬藉俄國底勢力作復興祖邦運動，未能成功。一八二〇年頃聯絡多屬河流域民族反土耳其；不久土耳其佔領了不加拉斯多(現羅馬尼亞京城)，他逃亡亞奧夫利，被擒繫獄，一八二七年釋放。一八二八年死。

● 鎮名。舊在俄國和羅馬尼亞底交界，歐戰後劃歸羅馬尼亞，位瓦西蘇說，靠近普魯斯河岸。

## 秋天及其他

### 秋天

十月終於來了！雲霧搖動了腳踏者的  
最後的一葉，牠從赤裸的枝上凋零。

秋天冷冷的呼吸着，路也凍結了——

小溪傷在水塵後、詭秘似的奔騰，

池塘却結冰了；我的獵人帶了一羣獵犬，

向前去，向那最遠的，夢想着的原野前行，

冬季要受到他的瘋狂的圍獵的蹂躪，

森林中的橡樹也將因大快而受驚。

這正是我的時候！我永不能愛春天，

冰雪的緩緩的消溶，可惡的氣味，泥濘！

到春天我就病了，我的血不再循環，

個人的苦痛也緊緊地壓著了我的心情。

冬天卻於我更好。我在那月下莊嚴的雪地！

那在暖和的鉛皮之下的，愛人的手，

那雪橇的多麼迅速，自由的飛奔！……

啊，這樣的遊戲，踏著洋礮的鋼鐵，

在凝靜的波消似的河面溜冰！

正是冬天休假日時鐘聲的響鐘！

可是，一切的事物都有牠的止境！

整半年的聲——最後，遇那年老的穴居者

那熊，也覺得還是夠久了！你纔不能！

永遠同樂嚴年青的阿達達乘著雪橇，

也不能永遠在兩重的玻璃後，在可愛的爐邊旋轉……

一般的人都責罵秋天的末後的日子！

在我，他們却是可愛，我的讀者和友人！

他們的美麗安閑，他們的溫柔皎潔！

像是不爲父母所喜的孩子，他們將我牽引。

我告訴你：一年四季中，我只愛一季！

我就愛他——我並不是虛榮的愛弄愛情者，

要是不見好奇——我卻能定我的愛與真。

我怎麼才能告訴你？儘使我靜心了，

像一個將死的處女，也許，也使你靜心。

命定的，溫柔的感受，沒有一句怨言。

不發怒——有着微笑的，慘淡的嘴唇——

她並不見到墳墓的張着的深深的口——

她的姿態上的微紫的光輝，閃耀着——

今天她在這裏——她活潑——明天却不再存在。

甜蜜的可愛的日子，夢者的眼睛的凝望，

就替永別的你的美麗却於我可親——

我愛那自然的生命的神奇的傑作，

森林的綠葉都裝飾了紫色與黃金。

大風的更快的呼吸，聲浪的喧嘩，

波動着的霧的騰涌將白天遮隱，

也遮隱了太陽的微光，清早的霞輝，

以及在遠遠的：頭髮灰白的冬天的威靈！

隨着午半的秋天的降臨，我也開放着花朵，

還有益於我的健康，這好，這像羅斯特的冷，

我着慎的實行墜入於愛情之中；

飢餓代替了睡眠，睡眠已早早的飛升，

血脈在榮耀的跳動着，營造我的心臟。

願望升騰着了——我又笑，我又年青，

我是生活着的生命——這樣是我的生機

（假如你肯，請原諒這零句的質樸無文）。

於是，我裝上馬鞍，向着那繁盛的曠野，

他載了我飛躍着，將他的鬚毛搖擺，

他的身下，閃耀的蹄響着，像是唱着歌，

騎過凍結了的山谷，冰上響着爆裂的聲音——

短短的一天去了！於是那忘了的煙囪

又同了火一起醒來——吐着銳利的光明，

或是朦朧的紅光，我坐着讀得很久，

裝着深沈的忍意於我的靈魂……

## 致西伯利亞

在西伯利亞的深深的礦中，

堅持着你的驕傲的忍耐；

辛苦的工作決不徒勞，

革命的風暴也決不出賣。

那「不幸」的輪流，那希望，

在黑暗之下的空寂之間，

與你純心設着快樂的勇敢。

就要來了，那等候着的一天。

愛情和友誼都傾給你，

跨過了那些陰暗的重門，

就在你的放牧的蹂躪，

也傾吐着我的自由的歌音。

一個字就能使圍牆坍塌，

也將跌下了重負着的鐵鍊，

自由在光明之中瀟灑你，

弟兄們交還了你的刀劍。

## 工 作

這已經是很久的時候，多年的工作居於廢功了。

爲什麼這不可測的憂患却晦晦的緊壓著我的心？

是不是，我的工作完了，我像無用的工人似的站着，

已經拿到了報酬的，對於新的工作，就成了生人？

我所悔惜的工作，是不是，午夜的靜默的同伴

和他們的朋友——那金髮的黎明和爐邊的諸神？

## 先知

受著精神上的飢渴，我願讀着，

在無人的曠野，黯淡，荒涼，

我看見了一位六翼的天使

出現於兩條水徑合而又分的地方。

他放下他的手指在我的眼上：

他的撫摩柔軟得正如煙眠，——

像兀鷹一樣的，他搖着腮頰，

他搖醒了我的先知的眼。

他的手指落下在我的耳上，

有一種聲音，漸漸漸漸的繁噪，

我聽到了星球在轉動，在歌唱，

一切的天使在翻翔，在逍遙，

妖魔們在深深的海底行走，

秋的葡萄藤在山谷裏蔓延。

那六翼的天神從我的口中

把我的罪惡的舌頭連根拔斷；

隨了他的手也拉出了，消滅了

繼續一切惡事，他的噪聲不休。

他就用了他的血污的手，

在我的嘴裏放進智蛇的舌頭。

他又用刀劈開了我的胸膛，

將那顆跳得更急的心兒擱下，

他在我的受着襲擊的胸中，

却塞進了一朵活的大花。

我像沒有生命的泥塊似的躺著

在荒野上，聽到了上帝的聲音：

「起來呀，先知，你且望着，聽着，

以我的意志揮掃着你的靈魂

漫遊過灰色釣海，黑暗的絡。

德 其 及 天 承

類

「以我的語言燃點一切人的心。」

(孫用輝)

# 漁夫與魚的故事

在藍色的海岸邊

任的有老頭和老婆兩口子

他們有一所破舊低小的土屋子，

整整過了三十三年頭。

老頭兒用魚網打魚，

老婆子在家紡紗。

有一次他把魚網撒到海里，

俄國 A·普式庚 作

拉上來的時候只有些泥土沙子。

他再一次把魚網撒到海裏，

只看到有幾根海藻在網裏。

第三次他又把魚網撒去，

總算打到了一條魚，

不是一條平常的魚，是一條金魚。

金魚好似在苦苦懇求，

說着和人一樣的話語：

「老伯伯，求你釋放我到海裏，

我當給你重重的報酬。」

你要什麼，我都可滿足你的心意。」

老頭兒大為驚奇：

他打魚打了整整三十三年頭，  
從不曾遇到魚會說人的話語。

他放了那條金魚。

還對龍親切地說道：

「上帝保佑你，金魚！」

我也不想要你的報酬；

到藍色的海裏去吧，

在那裏可以自由自在地遨遊。」

老頭兒回到家裏見了老婆子，

對她講述他所遇到的怪事：

「我今天打著了一條魚。」

命給魚，不是平常的魚；

她會說和我們一樣的話語，

請求我放她到藍色的海裏，

要給我以貴重的報酬；

我要什麼，她就會給我什麼東西。

我不敢受她的報酬；

便放了她到藍色的海裏。」

老太婆聽了貴屬老頭子：

「你真是蠢貨，傻子！

怎麼會不受她的報酬！

就是向她要一個桶子也是好的，

我們的那個已經完全破舊。」

於是他往藍色的海邊跑，

看見：海上起着輕輕的風浪，

他開始呼喚金魚，

一會兒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伯伯？」

老頭兒對她行禮回答道：

「對不起，魚夫人！

我那個老婆子責罵我，

不給我老頭兒安靜一會兒：

她要一個新的桶子；

我們那一個已經完全破舊。」

「金銀各樣說。」

「不用說，你去，上帝保佑你。」

「新的桶子就會送來你處。」

「老頭兒回家來時。」

「老大婆已有一個新的桶子。」

「可是她罵得更無禮。」

「『你這個蠢貨，傻子！』」

「只要一個桶子來，大蠢貨。」

「桶子裏有什麼財寶金銀？」

「滾，蠢貨，你到金魚那裏。」

「給她磕頭，問她要一所木頭屋子。」

於是他又回到藍色的海邊，

（藍色的海漸漸升起），

他開始呼喚金魚，

金魚便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一面致敬，剛要說：

「對不起，為去來」

老頭子罵得更無禮，

簡直不給我老頭兒留神，

討厭的老婆子與一所禾頭屋子。」

金魚接着說道：

「不用愁，你夫夫上都會保佑；  
算數，木頭屋子總會送上你處。」

他又跑回土屋子的家裏，

可是土屋子已經痕跡全無；

在他面前是一所大窗子的木屋，

壁是磚瓦砌的，白色的煙突，

裝着一層厚厚的，漆約門戶。

老妻子靠近窗子坐着，

在陽光下對丈夫責罵：

「你這個蠢貨，簡直是木頭！

要了個木屋子就銷了嗎？」

漢子去對金魚說：

「我不願再做低賤的農奴！」

我要做顯赫的貴族！」

老頭兒又對藍色的海邊

（藍色的海真不平壤）

他開始喚喚金魚：

金魚便向他游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子向她致敬，回答說道：

「真真對不起，魚夫人！」

老漢子更大聲地嘆息道：

「畢竟不給我老頭兒一會安靜；

既是不高興，再做低賤的農民，

要做一個什麼了不起的貴人。」

金魚安慰他說道；

「你不用憂愁，你去，頭上帶保衛。」

老頭兒回到老妻子那裏。

他見到的是什麼東西？高懸大軍；

老妻子站在石階上

身穿黑貂毛皮的披肩，

頭戴繡着黑裏花的頭巾，

頸上圍着一串珍珠，

手上飾着金的指環，

足上踏着紅色的皮鞋。

在她面前是許多忠心的奴隸；

她正在一把拖住一個奴隸打發。

老頭兒過去對老婆子說：

「請你的安，貴夫人太太！

很好，現在你總可以滿意是

老婆子却把老頭兒臭罵了一頓，

送他到馬廄裏去幹活。

過了一個星期，

老婆子還是要求大發牌錢，

又叫老頭子到金魚那裏去。

「滾，你去請求金魚。」

「我不再做貴族婦人，

我要做自由獨立的女皇。」

老頭兒嚇住了，勸說道：

「婆子，你怎麼的，發瘋了嗎？

怎想行路，怎樣說話，你全不知道，

你將使整個王國嘲笑。」

老婆子聽了怒氣沖天，

把丈夫打了幾個耳光：

「你怎麼敢，土老兒，和我吵鬧，

和我，和我這邀請的貴婦人？

到海邊去，老實告訴你，  
你不去，也得強迫你去。」

老頭子便又跑到了海邊

(藍色的海更顯得陰沉了)；

他又向金魚呼喚，

金魚便游了過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行了個禮回答道：

「實在對不起，魚夫人！

我那老婆子又在無禮取鬧；

她不要再做貴族婦人，

竟想做自由獨立的女皇。

金魚答覆他道：

「你不用憂愁，有上帝保佑！

好！讓那老婆子做女皇！」

老頭兒仍回到老婆子那裏。

怎麼的？在他面前是皇帝的宮殿，

他看到老婆子就在這裏面。

她做了女皇坐在桌子的旁邊，

侍奉她的皇親國戚，

給她帶着外國進買來的葡萄酒，

她口裏嚼着上等的菓子；

在炮園圍站着嚴武的守衛兵士。

周上都拉着斧頭。

老頭兒一看到他們就害怕，

他向老妻子跪下磕頭，說：

「給你請安，威嚴的女皇！」

哦，現在你一定可以心滿意足。」

老妻子沒有瞧他一眼，

只使用眼色命令把他趕出。

於是皇親國戚都奔了過來，

一把頭頭將他推出。

跑到門口衛兵趕了過來，

幾乎都用斧頭把他砍殺；

有許多人還要笑他：

「你嘗到了好滋味，老懶漢！

這可以教訓了你，誰傢伙！

「一個人不要不守本分才好！」

又過了一個星期，

老婆子又大發雷霆：

派了宮廷侍從去找她的丈夫。

他們找到了老頭兒，帶去見女皇。

老婆子對老頭兒說：

「你再去請求金魚！

朕不要再做斷崖前老漁。」

我這像海上霸王，

我要生活在海洋上，

讓金魚也供奉着我，

供我隨時的差遣。」

老頭兒不敢造次

也不敢說什麼話阻擋。

於是他又跑到藍色的海邊，

看見海上湧着黝黑的大浪，

激越似地波濤起伏翻滾，

滾滾滾去，怒吼狂叫。

他開始向金魚呼喚，

金魚便遊了過來，問道：

「你還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對她致敬回答道：

「求你寬恕，魚夫人！」

那個該死的婆子，要我怎麼辦才行？」

甚至她不想再做女皇，

要做的是海上霸王；

這樣她可以生活在海洋上，

你也得給她侍奉，

供應的隨意使用。」——

金魚一句話也不說，

只在水裏划着尾巴，

立將撲入深深的海中。

老頭兒在海邊等待著好久，

不見有答覆，他便跑了回去——

一看：在他面前的又是一所土屋子；

門窗上坐著他的老妻子，

在她的面前依舊是一個破桶子。

# 普式庚之死

俄國 M. 列寧之託失傳

啊，復仇，神聖的復仇，偉大的事蹟！

我匍匐在你的腳下求你。

公平地審判殺人犯的罪惡，

將他的命運，向將來的後世，

重示你的公平。

使人人能夠以此作則。

卅

(右漢翻譯)

毀滅了，倒下了光榮之子，

經受了一世的誹謗的詩人，

低低地垂下了頭，

胸前的鎧子，復仇的心。

這偉大的靈魂不能忍受

那些奸險卑污的靈小；

他來到世間，唱着穆筆似的字句，

於是，他一無所剩地毀了。

一切的真實都無所剩，

以及一切用獻的語言……

慈不能在死後重生了，

無論讚美，無論含淚的明嘆。

追害他的不是你們嗎？

追害這自由的火炬的天才，

你們不惜結巴地說着世界的太監，

只爲了喚起激烈的虐待？

你們勝利了！如願以償

他終於中了惡意的利箭，

你們將無比的天才熄滅，

獨謝了，他的華嚴的冠冕。——

……他的手指按着了槍機，

● 貴人們——原譯者

● 誓式庚在決鬥中爲Uhlir所殺，這裏所說約是那殺人者。——原譯者

辦，到了遭致命的時候；

他的虛榮的心只靜靜地跳動，

殺人的手也並不顫抖。——

他回了一大羣的探險者，

到了這外國的地方，

來獵取「授上的十字」<sup>①</sup>；

他像許多的世人一樣，

從命運裏救出了自己；——

他嘲笑著異國的語言，風尚，

他輕蔑著我們的光榮，

他不懂得那樣的心情，

① 即勳章。——原譯者

他用了罪惡的手殺死。

凶殘的漢基將詩人奪去，

正如那忠誠的赫特人，

他以奇美的詩句歌唱着的，……

却做了無辜的妬火的犧牲——

他自己也同樣地死於苦難之中，

爲了什麼，他脫離了真誠的友愛。

轉身到這毒蛇的妬嫉的，

心和愛的迫害者的世界？

● Gede 人和 Vladimir Konski 普里齊的哀詩 Eugene Onegin 中的哀詩——

譯者

是了什麼，和他們一起友愛地生活？

爲了什麼，他竟相信羅蘭和盛言？

他，在年青時就已恨了蘇人了？

這毀謗者的一幕編成了罪案？

狡猾者桂葉，代替了他的

樸素的冠冕，帶在他的頭上；

可是刺戟的銳利的尖刺，

狠狠地將他的前額刺傷。

在最後的一刻，才顯出了

那些高貴的伊爾陀們<sup>①</sup>的惡意，——

他死去了，復仇之念未完成，

① Iro 是 Noo 的父子，爲沒有改變的野蠻的象徵。——原譯者

他的心就忽然地靜止。

他的頌歌不再歡唱了。

普天之下沒有了那聲音。——

歌人在避難的墳墓中住著。

他的嘴上已加上了封印。

你們，那些慣於作惡爲非的

先人的虛榮的後裔，

你們，奴隸們，一腳踢開了

被損害的一族<sup>●</sup>的權利。

你們，自由，光榮，天才的迫害者，

● 一 族，世界歷代著作家們，惟由譯者加註「原文爲奴族」，今據以更正。

貪污的罪，將在國王的馬廄裏，

在你們之前，一切罪孽都下，

你們躲藏在保護你們的法律之內！

但是，罪惡之子啊！有最高的審判，

上帝等待着那審判的時光！

你們不能再用錢賄賂「他」了，

他見到了一切的行爲，一切的思想，

豐饒的並既不中什麼用了，

也不中用了，你們的懇求和禱告，

也不能用了你們的淚血，

將這詩人的神聖的血跡洗掉。

## 後記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彼得堡流傳着一種驚人的消息：詩人普式庚與人決鬥受了致命的重傷。這噩訊頃刻就傳遍全俄羅斯，全國民衆正像自身受了重傷一般焦灼地掛念着詩人，住在彼得堡的，都往普式庚住的那條街上跑，那街上擠滿羣衆，站着等待消息。

普式庚痛苦地躺在病床上。他還年青，不過三十八歲，他愛惜自己的生命，也愛自己的詩作，更愛爲普通貴族詩人所不屑一顧的無名大衆。他捨不得死，但他那生理上的劇激的痛苦使他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將終了。他這樣痛苦地捱受了一天，嘴裏反覆念着：「То жаль, То жаль！」（爲憂愁，焦灼，不安，難過之意。）終於在二月十日，在幾個親近的友人面前，低聲與四週放着的書本告別了。

當這位和專制殘暴的沙皇反抗一生而公開地同情於十二月黨的詩人的死訊傳出後，更顯出普式庚是如何被大眾熱烈愛着。詩人的遺體曾安置在自己的靈柩上，前來瞻仰遺容的多至五萬餘人。他們爲他嘆息，痛哭，悲憤，懷恨。他們則未必知道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借手於但且司（Danion）殺死了普式庚，但他們雖然知道詩人的遭此毒手，是因爲他是十二月黨的友人，站在民衆方面，他愛民勝於他愛自身，他與黑暗的殘暴的專制制度站在對立的地位，又加之別的事故的緣故。他們知道這個人是讓一個偉大的人的友人，這不僅是一些行險卑污的暴行，而是黑暗的專制制度，沙皇及其兇手們。當時二十三歲的騎兵小軍官 M. 列爾孟托夫所作的名詩普式庚之死，針對着這一切，便是一個明證。

沙皇政府明白這種心理，竭力設法消滅民衆的悲憤的情緒，防止詩人的影響無限止地擴大起來，使愛他的民衆不能哭他，爲他懷着復仇的心，使他的死不種民衆的心上刻着深切的痕跡，而漸漸地淡然地忘記他，於是當局祕密下了命令，

在黑夜裏悄悄地將普式庚的靈柩放上一輛馬車上，由一個老傭人和一名憲兵護着，這人不知鬼不覺地載回甫斯科斯省斯法縣去了。該縣縣長接到密令，不許任何歡迎靈柩，也不許任何哀弔的儀式。

尼古拉想把普式庚的反抗精神和歌謠自由的詩歌，隨着他的遺體一同葬，但百數年後之今天，俄國的君主專制政體早消滅了，尼古拉及其兇手們也祇在歷史上留下卑鄙的污名，而被廢棄的詩人普式庚却復活了，他活在他的祖國的全體聯的羣衆的心中，他活在全世界愛好自由的民衆的心中。尼古拉的槍彈射死了普式庚的肉體，但牠的堅貞不屈的精神，將隨着他的作品永垂不朽！

○普式庚的普式庚的詩品，照五年前的統計，已達一千二百萬部之多。這一方面證明了蘇俄的文化已深入民間，同時也證明了普式庚和他的作品，爲蘇俄所歡迎和愛戴。

這本小冊子裏，我搜錄了普式庚的小靈五篇短詩二首，簡單介紹如下：

波希米人，是根據P. 梅里美的法文重譯的。

鏡形皇后，是一八三四年的作品。

棺材商人，驛長，射擊，前兩篇是從法文重譯的，這三篇都是普式庚一八三〇年秋天在波爾廷諾寫的，收在他的白爾金小說集中。

秋天及其他，是譯自M. van Deren，所編的世界詩選，首二首，英譯者是E. Eastman，後二首，英譯者是B. Deutsch. A. Yarmolinski.

漁夫與魚的故事，是他的著名的童話詩之一。

另裡黨一篇「普式庚之死」是列爾孟託夫的最有名的詩歌之一。他生於一八一四年，死於一八四一年，本篇作於一八三七年。即以曲詩之故，使他從聖彼得堡流放到高加索去。本篇係從F. O. L. K. M. A. O. 所譯的世界語本的列爾孟託夫的詩集中譯出。

42444  
鐘形的皇后

魯式康  
孟懷等

Net S  
897.8

學藝 民31 冊

## 中國農民銀行

### 圖書館簡則

1. 本館借書時間除星期日及例假外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半下午一時半至五時半
2. 借書以二星期為限期滿時欲續借書者須先將原書攜至借書處聲稱續借如管理員審核並無他人需要得酌量展期但至多不得再過二星期
3. 借閱圖書不得圈點批註折角污損如有以上等情者應照時價賠償

Net S/4125



# 鐘形的皇后

普式庚名著選集

譯者：孟 十 選 卷

發行者：學 藝 出 版 社

桂林中北路一九號之三

經售處：各 大 書 店

出版期：一九四二、十月初版

印 數：一 一 三 〇 〇 〇 冊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